

正風文學院

庚午
畢業紀念刊

上章敦牂余月西神題眉



M6
 9699.29
 160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紀念刊目錄

△胡樸安先生題辭

△姚文枬先生題辭

△嚴獨鶴先生題辭

△程衍先生題辭

●論說

蘇秦刺股夜讀論

交友說

劉邦召諸侯請與討籍論

馮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論

陳平割肉祖上即有宰天下之志論

君子以文會友論

移兵作工論

教職員肖像

本級同學肖像

發刊詞

慈海卮談

姚明輝先生序

戚飯牛先生序

三子講學論

國步一首示庚午級畢業諸同學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紀念刊 目錄

韓寶榮

秦仰齋

胡詩浩

吳廷翰

汪士杰

楊顯椒

吳坤江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紀念刊 目錄

英雄造時勢論

自強不息論

溫故而知新說

伍員吹笛論

讀辨姦論書後

伍員爲三軍肆楚

子西不患吳

◎ 詩詞

客感懷中二首

自述

送別同學吳君

戒吸捲煙

遊春二首

遊春

感懷

余定明 贈題汪士杰畢業小影

秦仰齋 遊春

吳廷翰 贈同學諸君二首

汪士杰 踏雪尋梅

汪士杰 遊春

吳廷翰 懷友不至

吳廷翰 夜闌

遊竹林寺歸途口號

吳坤江 秋聲

秦仰齋 閨怨

秦仰齋 詠雪

秦仰齋 偶成

余定明 柳絮

汪士杰 鵲橋仙

汪士杰 一斛珠(詠美人足高跟皮鞋)

二

孫英

韓寶燾

王雲章

楊頌椒

楊頌椒

余國英

余國英

吳鼎第

吳鼎第

吳鼎第

吳鼎第

吳坤江

吳鼎第

吳鼎第

沂孫

蝶戀花(詠美人頭截髮)

訴衷情(客思)

點絳脣題無言人倚修竹園

●序記(附雜俎)

贈庚午級同學畢業序

別校中師友文

贈龔君家熊

贈吳君坤江序

送楊君學淵卒業序

贈余君國英卒業序

贈孫君憲鈞

述學

學程中之感想

述治國文之心得

杭州全國運動大會閉幕後感言

沂孫

孫英

吳鼎第

金士希

楊頌椒

吳坤江

秦仰齋

徐文淵

徐林

吳坤江

秦仰齋

楊學淵

胡詩浩

王子健

湯琵琶傳贊

春日遊記

我之志願譚

課餘隨筆

送畢業諸生序

●書傳

上胡樸安先生書

復胡樸安先生并徵稿書

秦仰齋小傳

余定明小傳

楊頌椒小傳

吳廷翰小傳

楊學淵小傳

吳坤江小傳

吳鼎第

吳坤江

吳坤江

吳坤江

胡詩浩擬

吳坤江

吳坤江

朱曜初

汪士杰

才良

夏企禹

余國英

程雪門

○ 小說

離別

楊頌椒

途中

韓寶榮

回憶

韓寶榮

宿舍裏談話的片刻

龔家熊

麪包山犬園記

王學仁

散課後的女校

孫憲鈞

○ 通信錄

教職員通信表

同學錄



業精於勤

胡樸安



經

正

民

興

姚

文

栢
題



英才薈萃

嚴獨鶴題

宣

揚

國

粹

程

衍



本 院 院 長



王 西 神 先 生

教 務 長



胡 樸 安 先 生

本 級 主 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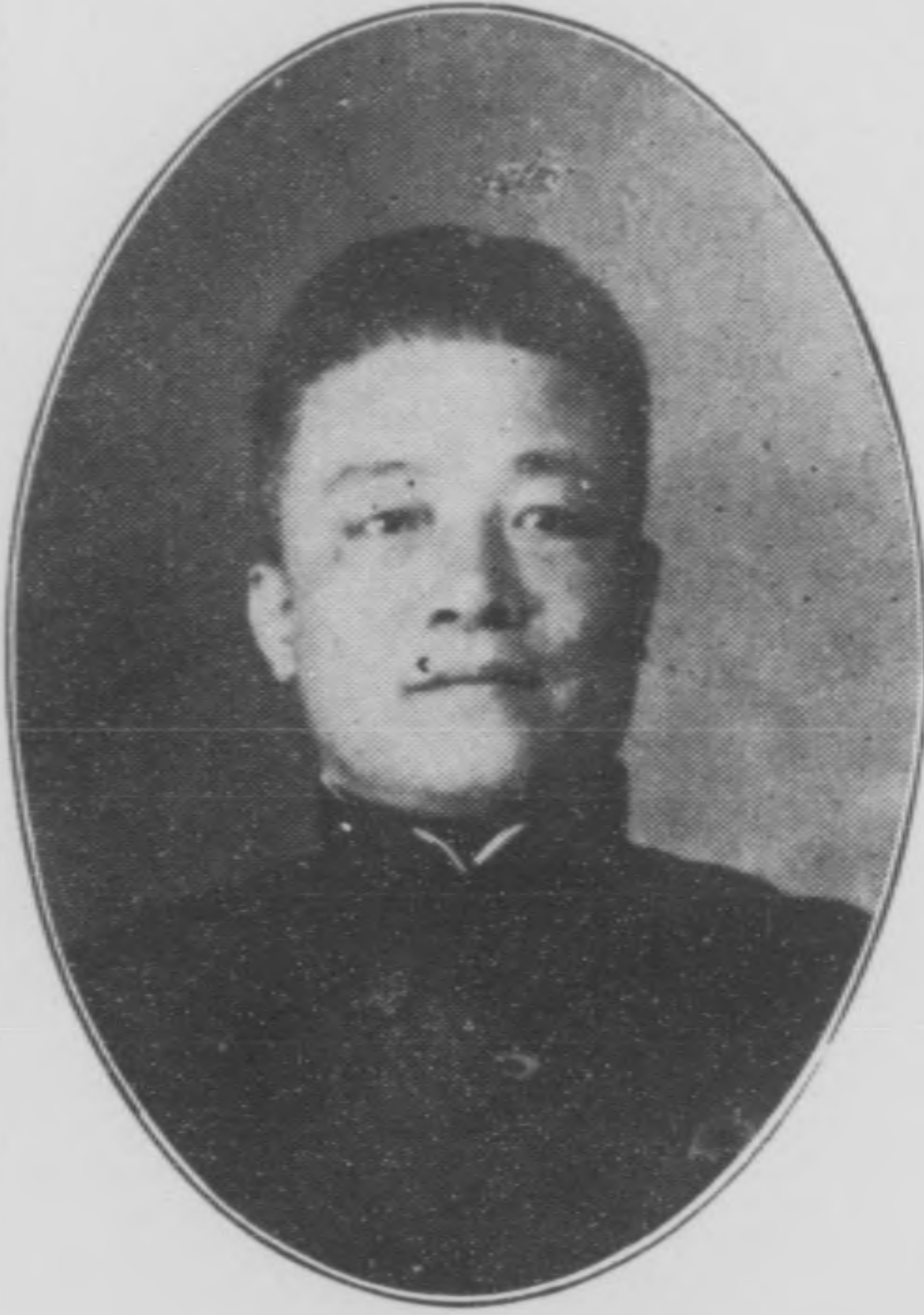
王 卓 卓 民 先 生

訓 育 主 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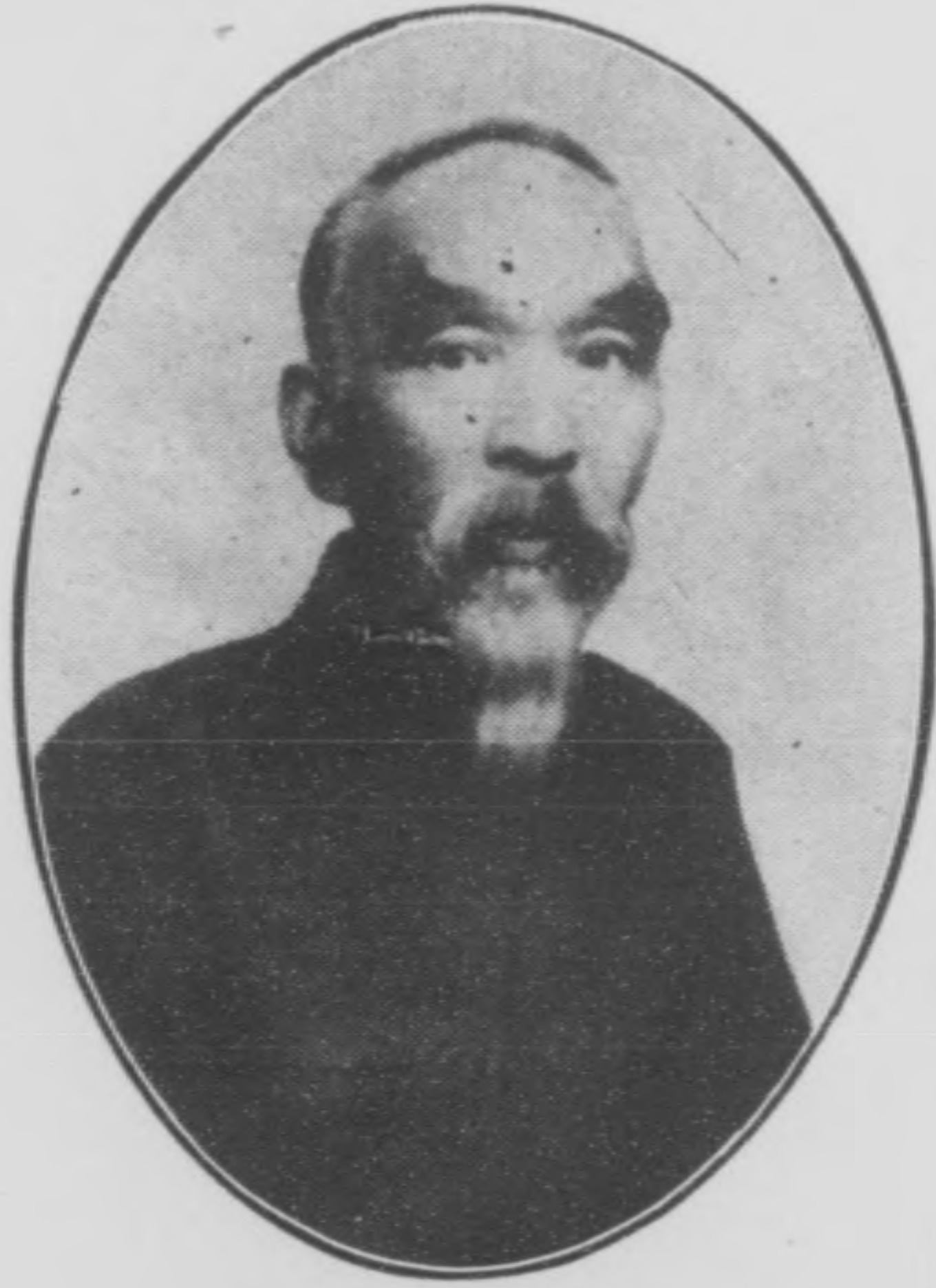
錢 簡 齋 先 生

英 文 教 授



嚴 皖 滋 先 生

國 學 教 授



王 步 瀛 先 生

經 學 教 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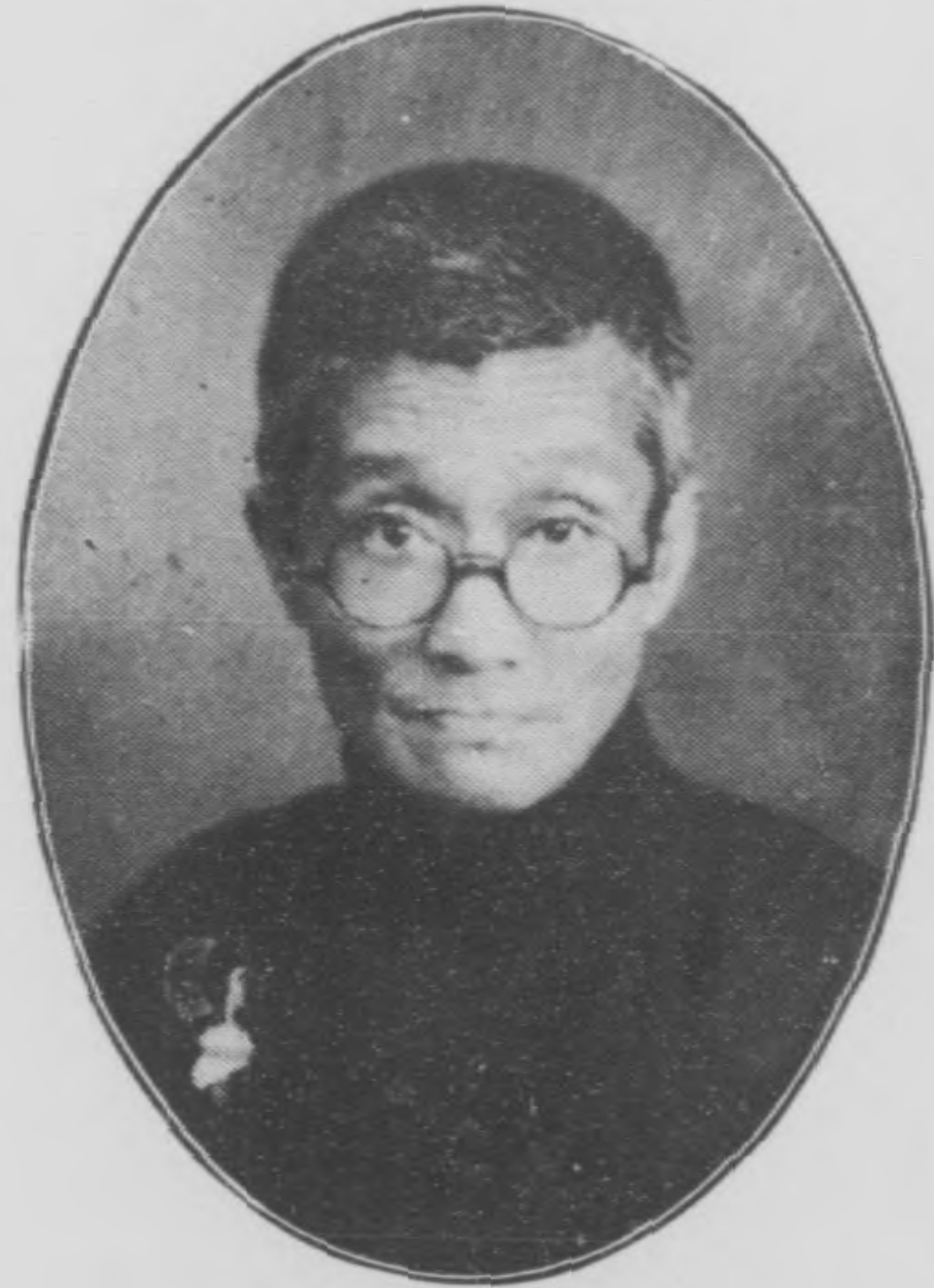
姚 明 輝 先 生

德 文 教 授



趙 式 毅 先 生

詩 學 教 授



戚 飯 牛 先 生

任 主 計 會



生 先 峯 虎 高

員 務 教 任 主 務 事



生 先 智 崇 沙



生 先 周 從 郁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同學小學影

主 席 兼 總 編 輯



吳 坤 江

文 書 主 幹 論 說 編 輯



韓 寶 榮



秦 仰 齋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業同小學影

詩詞編輯



胡詩浩

小說編輯

傳記編輯



楊頌椒



汪士杰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業同小學影

序 記 編 輯



王 學 仁

像 片 編 輯 員 編 輯 員



余 定 明



袁 冠 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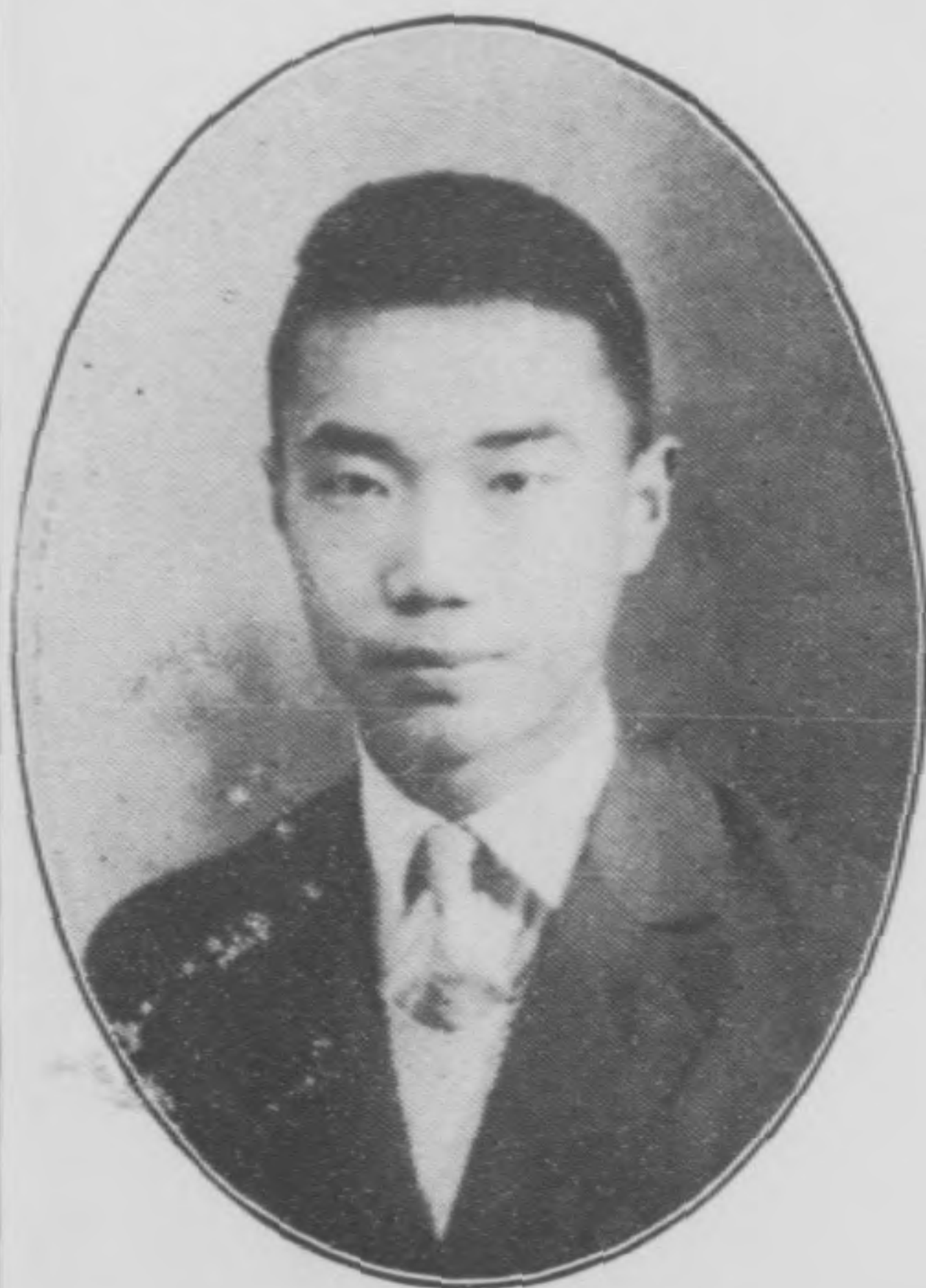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生同業小學影

編輯員



吳廷翰

會計部 庶務部



余英國



楊學淵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同學小學影
交際部



出版部 龔家熊 校對員



章亮楨



吳鼎第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同學小學合影
校對員



王雲章
校對員



朱桐楨

發刊詞

吳坤江

不佞負笈正風文學院。合璧逾邁。霞管屢旋。敝級庚午。倏已修業期滿。試事既竣。行賦歸歎。當此將離未離之頃。不禁歎忻憂鬱。雜聚五中。敢掬微忱。爲諸君告。溯自入校以來。吾輩同學。情至莫逆。賞奇析異。質疑問難。風雨晦明。樂數晨夕。相聚一堂。抵掌論文。促膝談藝。攻錯攸資。切磋備至。其樂陶陶。同視也。而棣萼之歡。手足之誼。無逾於此矣。然而轉瞬之間。風流雲散。勞燕分飛。判袂須臾。班荆何日。屋梁落月。魂夢徒勞。春水綠波。懷思彌切。是則於此畢業之時。一憂一喜。吾人固具有同情。將何以彌缺憾而永交誼乎。則畢業之刊。斯不容緩已。於是同人合力。籌備經時。停辛埒苦。幸可觀成。今而後雖天各一方。而人手一冊。展閱之餘。厥有數善。首登師長序言。則如侍講筵也。次印同人影像。則如接手標也。次載同人論著。則如通警效也。再次詩詞雜俎。則同堂角藝。把酒吟詩之樂。猶宛在目前也。殿之以通訊錄。姓氏里居。班班可攷。他日立程門之雪。有時移訪戴之舟。或遣綠衣人傳訊。或憑青鳥使銜書。是相隔者形骸。不隔者精神。暫離

者踪跡。永固者交情。有此一編。而苔岑之雅。縞紵之贈。壽金石矣。抑尤有進者。吾儕今方少年。正如黃河發源於星海。泰山肇基於寸土。前程修遠。精進靡窮。或則挾策于時。或則請纓係虜。或則乘風破浪。或則賦海揆天。致力雖不必同途。遠到可如出一轍。他日車前馬下。渭北江東。河濶九里。壁立萬仞。詠同學少年都不賤之句。能毋涉想及前塵昔夢。迴味夫黃卷青鐙耶。然則是刊也。雖不免雷門布鼓之譏。亦非無雪泥鴻爪之思也。聊誌數言以代左券。

中華民國十有九年歲在庚午浙紹吳坤江

藝海卮談

西神

客歲減潤鬻書。募建正風校舍。計一稔中筆耕所得。僅敷租地之用。而建築之費。尙付闕如。今歲乃復踵行故事。兩月以來。書聯千數百付。每日必書十餘聯。至二十聯強。書聯之外。復時有以壽文詩詞等相誣誘者。壽文必兼寫屏。壽屏每堂必在十幅以外。故每寫壽屏一堂。必停止字課三日。積壓既多。爬梳不易。日間高春始起。兼以俗冗。無暇握管。必至深夜。始行揮寫。書似青山常亂疊。燈如紅豆最相思。不啻爲僕寫照。特書字。苟易爲紙字。則更爲確切耳。

塗抹年餘。自審於書法略有悟入。而此中苦樂。有未易爲外人道者。文字神交。久而彌廣。一紙書來。除大批訂件而外。相與商兌碑版。揚摧藝事。結知已於天涯。聯苔岑於一室。更深籟寂。花影橫窗。潑墨濡毫。不名一體。間爲狂艸。筆走龍蛇。試作籀文。形同蝌蚪。烟雲起於腕下。邱壑寫於胸中。此一樂也。然而有不虞之譽。即有求全之毀。名未高而謗至。德未修而謠興。或有附庸風雅之流。姑爲作戲逢場之舉。咄嗟立辦。視等行廚。風

雨催租。交同市道。戲書奇字。耳食者信爲捉刀。偶署合文。腹健者疑爲塗改。一嘗以賤名蘊章二字。仿山舟學士例。作合文。得者謂係筆誤。一點景則五花八門。煩瑣則一波三折。冬烘頭腦。愧應付之難周。秋水人情。多無爲之紛擾。閒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審知此中亦有如許之周張乎。

客歲屬書者。以鐵線篆爲最多。今歲則各體略相平均。普通自以楷書爲多。楷書之外。則以四幅之全篆字屏爲最占多數。草書最不擅長。隸書學而未工。今則以此二體相屬者。亦多有之。短墨磨人。搆思無暇。而以嵌字撰句之聯見委者。堅索甄拋。輒投瓊報。重違雅命。時復效顰。嵌字聯如書圍蜂腰。云。論尺讀書。稱銖構鑿。積玉成圃。擲地有聲。聖剛燕尾。云。志欲希賢希聖。氣則至大至剛。芳園集詞。云。尋芳已恨來遲。更能消幾番風雨。西園又驚陳迹。浪淘盡千古英雄。黛樓。云。水如碧玉。山如黛。劍倚青天。笛倚樓。侶樵鶴頂。云。侶結苔岑。同雨話。樵歸松葉帶雲燒。撰聯如爲人擬書齋句。云。生平無他好。奇文名畫法書。萃鄭虔三絕。尙友當並世。英雄佳士美人。合何偃一雙。又不讀五千卷。毋入此室。有墨三萬笏。足支十年。宋胡文忠公祠堂聯。云。天水溯純臣。七百年精爽常。

昭生爲英。死爲靈。正直聰明。瑞化藤蛇。格園宰。一化藤爲蛇事。見文忠事略。一月泉修祀典。二千石循良遺愛。儼乎見。優乎聞。馨香俎豆。地留澤豹。重方巖。一方巖爲文忠讀書之地。一友人清河生見書圍嵌字聯而善之。其家小有園林之勝。因屬爲之補壁。廳事云。綠綺鳳凰。碧山鸚鵡。衣冠巢許。巖壑夔龍。舫齋云。提挈鸚鵡。夷猶琴書。纂組夔正。鑪錘烟雲。書室云。讀書論斗。分才計尺。緞蘭爲佩。緝瓊成詞。又瑤情寄雲。蘭思繪月。蠟槃刻玉。麝笏騰烟。食蛤蜊軒云。今夕止談風月。當世自有夔龍。餐室云。一月二十九日。醉百年三萬六千場。又思發花前句。比竹秀。酒薄不醉。卿言始愁。燕居便坐之室云。一蝶上衣。兩鶴迎屐。半臂添絮。雙髻吹笙。又綿繡羅胸。珠玉飛唾。雌雄論劍。甲乙品香。信筆疾書。一簪而就。詞雖不工。亦聊記一時之情事也。

作書以渾合衆體。妙造自然。爲最高之境。前者集各家之長。而收爲我用。猶是摹仿時代。後者則心手相應。融萬治於一爐。蘊蓄既深。自成絕調。所謂創造是也。今人好高鶩遠。炫奇喜新。往往侈言創造。跳過第一層工夫。遂致牛鬼蛇神。變怪百出。此亦晚近書家之一厄也。矯枉過正者。又復規規於唐之歐虞褚薛。宋之蘇黃米蔡。或且上窺魏晉。

高論鍾王亦步亦趨不敢越雷池一步。優孟衣冠索無生趣。兩者交譏。余論書最恨一俗字。以爲萬病可醫。惟俗不可醫。俗出於熟。故作字首貴能關生硬之境。然力求生硬而了無根柢。則海外虬髯一觀太原公子。未有不爽然自失者。質之同好。偷肆斯言。教育家言注重個性。文學固然。即作字亦何獨不然。個性者何。即各人有各人之意境。讀書既多。醞釀功深。隨處自流露其天然本色。使人一望而知曰。此某某之手筆也。無論庸手不能爲質鼎之亂真。即並時名輩亦不能爲中郎之貌似。蓋各人之意境不同。著紙之神韻自別。故與其學人。毋寧存我。即爲學力所限。尙未能到戛戛獨造之境。則與其依傍同時負有盛名之人。聲希濶扁。磚拾敲門。毋寧精究此負名之人。源出何家。即就此家學之。所謂取法乎上也。知黃河之水從天來。而不知黃河之源出星宿海。數典忘祖。非特不倫。抑亦太拙。

鄭君午昌。富有藝術天才。造詣之深。一時無兩。近於友人齋頭。握手言歡。謂曾見李復堂畫月下啼鳥圖巨幀。在普通理想中。此題注重自在月字。圖中必繪一圓月矣。詎復堂所作。殊不爾爾。以焦墨畫兩巨樹。兩樹中間。啼鳥繞三匝而飛。僅以淡墨爲之。圖中

了不見月。而此淡墨之鳥與濃墨之樹相烘映。若有月色。映射於鳥背上者。然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復堂殆深有昧於此二語。特出新意爲此。而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之情景。自躍躍然湧現紙上。神妙哉。復堂也。又海藏樓主鄭蘇龕先生某歲在宣南時。適遭某方面逼宮之事。是日大風拔木。宮中倉皇奔走。覓乘輿不得。僅以騾車一乘。遁荒津沽。蘇龕先生因倩名畫家繪風異圖以紀其事。作者八人。大都皆以寫實派爲之。薄笨車中。一末路帝王。掩面而坐。車後珊瑚翎頂者十餘輩。望塵而趨。景非不合。特於畫理殊不雅觀。先生亦覺未慊。嘗屬午昌別爲一圖。久之未有以報。一日。偶憶及宋鑿祖春龍起蟄圖故事。一躍而起。曰。驪珠在握矣。拂紙濡毫。一揮而就。圖作蒼松數枝。爲風勢所侵。西北一角。雲氣滃然。雲中隱現龍影。特略露鱗爪。不見首尾。其下白雲一片。瀾漫無際。惟見殿角觚稜。矗立雲外而已。松封五大夫。代表遺老。神龍見首不見尾。有杜陵龍種道旁之慨。大好家居。興嗟禾黍。雲封無地。正鄭所南畫根不畫土之意。此圖極象徵之能事。非冰雪聰明人。不能爲此。蘇龕先生亦大爲激賞。遍請名流題詠。已哀然成帙。先生又以夜起名龕。蓋每夜三時必起。至向午十

一時必小睡。一日可當二日也。更屬午昌繪圖紀之。則至今尙未落筆。殆以夜起二字。美無故實。一時不易著墨耳。

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自是書家妙境。然流麗易到。端莊難學。婀娜易似。剛健難求。能爲四美之具。二難之并者。其惟唐之顏平原乎。平原書亦靜穆。亦穠豔。亦峭勁。亦柔媚。如古大臣垂紳正笏。自有一種巖巖氣象。而復如唐太宗之評魏徵。彌見其嫵媚。往時千祿字體。最流麗悅俗者。莫如習歐趙二家。然率更書偏於瘦硬。松雪書偏於軟媚。持較平原。三春桃李。總不如老樹著花無醜枝之自饒風骨也。沾溉所及。如劉石庵。何子貞。錢南園。翁松禪。皆能佼佼不羣。即以分隸著名之伊墨卿。行草亦專宗平原。彌得清剛雋上之韻。知平原之流澤遠矣。余近頗涉足南園松禪二家之樊。此物此志也。趙搗叔最服膺何峻叟書。嘗云何書如天仙化人。余書不過一著衣喫飯之凡夫耳。余因丐陶君壽伯作著衣喫飯凡夫印。以自策勵。搗叔絕頂聰明。其書初從晉唐入手。繼見此中名手已多。不能獨出一頭地也。乃一意以偏鋒取勢。摩壘致師。專攻南北朝碑版。遂爾別開一派。所刻印章。尤爲精妙。朱文尤圓轉如意。自來善智識人。皆不肯寄人。

籬下板橋之以分隸作草。岳廬之以草法作篆。皆與攜叔同一宗尙。特皆學養功深。渾化衆妙。而後臻此境界。往見輟叟題元朱德潤畫冊。工整絕倫。其時殆初入木天。方致力於行卷書也。近見王夢樓題陳其年填詞圖。蠶眠工楷。與習兒之風神姚冶者。截然如出兩人。今人初無如此工力。輒思縱筆揮灑。以驚世而駭俗者。何也。

書畫藝術。皆所以陶寫性情。故非性情中人不能工。非學問中人不能工。尤非天分人。工兩臻其極者。不能工。亦有時流標榜。純盜虛聲。一字千金。名動朝野。及夫身歿之後。名字翳如。木卒草亡。何關人事。此皆倖獵一時之盛名。而無致壽千秋之實學也。反之而草廬坐嘯。抱道自珍。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甯落落以如玉。不汶汶以逐流。一旦蓋棺論定。茂陵徵封禪之書。海外購菊莊之集。文字藏諸名山。姓氏壽之金石。然而其人長往。其文亦已不可復睹。徒令人於山高水長之際。穆然想見其流風餘韻而已。此則非有真實學問。足以信今而傳後者。不能爲。金冬心生時。澆衰子才出售其所畫掛燈。而無人肯受。趙攜叙寄迹卑官。侏儻一世。署其齋曰仰視千七百二鶴羨人高飛。傷已蟄伏。庵以悲名。誠哉其可悲矣。然至今日。無人不盛稱二子者。虛榮絢爛於一時。絕業必

期以千古亦視各人之自處何如耳。

藝術之要素曰眞美善眞者即表露其一己之性情。天真一片絕無矯飾之謂。每見童年之人信筆塗抹自有一種眞趣。大有孺子可教之概。稍長而甘自暴棄者有之。誤入歧途者有之。困於衣食奔走爲環境所束縛不能發揮其天然之藝術者亦有之。此三者之中除第一種不必置論外。以第二種爲最可惜。昔汪容父謂揚州某鹽商再讀書十年可望至不通之程度。擇術不慎。天下固有愈讀書而愈不通者。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便便腹笥。徒呼負負。寧不可惜。又以第三種爲最可憐。吾儕操三寸不律。雕鑿造化。刻畫神奇。直可俯視一切。然至埋憂無地。拔劍問天之時。始知一墮文字障中。萬劫不復。范叔長寒。唐衢痛哭。名士能值幾文錢。將向何處覓人之青眼耶。龔定公詞云。客氣漸多眞氣少。汨沒性靈何已。中年以後。哀樂傷之境。遇限之藝術之不能工。亦何足怪。惟時時不忘吾眞。或終能得最後之安慰。余頃於齋中自書一聯云。豈有文章能壽世。生來情性不宜官。吾愛吾廬我行我法。亦冀其不失吾眞而已。

篆書難學而易工。隸書易學而難工。學間架宜先習篆字。練筆力必多寫隸書。

隸書爲魏碑之先河。故先學隸而後學魏碑。可得事半功倍之效。

臨晉人書。程功極緩。習六朝書。收效極速。一則臨池久久。終覺故我依然。一則偶爾揮毫。足使阿儂刮目。魏晉書品優劣。即可於此消息之。

南北朝書及小唐碑。上承晉室之鴻規。下啓隋唐之傑構。蘊蓄宏深。包羅富有。凡唐宋名家各體。南北朝書及小唐碑中。無不具備。略舉其例。如唐王脩福墓志之似虞永興。周杜崇德造像之似褚河南。魏高歸彥船像之似趙松雪。魏劉謐墓志之似顏魯公。無不擢秀舒英。引人入勝。今人但以劍削刀刻。或故作波磔。形同隸書者。謂之魏碑。殊未足盡魏碑之美備也。

王西神募建正風文學院校舍減潤書例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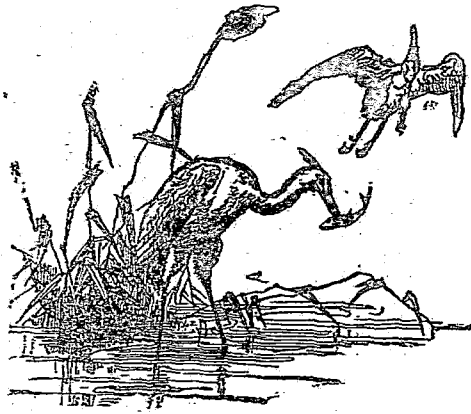
- (一) 以四尺或五尺之對聯屏條及中堂三種爲限其餘不減滿萬號截止
- (二) 對聯四尺或五尺連玉版箋每付二元五角以五六七八言爲限過十字者加倍如用各種金箋連紙每付三元八角六尺不連紙每付四元屏條四尺連紙每堂四幅(每幅三行多須加倍再多再倍)十二元五尺連紙十六元六尺連紙廿四元(四體書加倍)中堂四尺連紙每幅五元五尺連紙每幅八元外埠寄費在內郵票代現九折以四分及一分爲限
- (三) 字體分正楷行草隸書篆字鐘鼎碑文鐵線篆骨甲文八種隨點隨應印有各種字體及金箋樣本函索附郵一角
- (四) 每件(以對聯一付爲一件多則遞加)准一星期交件
- (五) 通信收件處
 - (甲) 上海三馬路新聞報館
 - (乙) 上海靜安寺對面延年坊一六六二號秋平雲室
 - (丙) 上海靜安寺路三四五號正風文學院
 - (丁) 上海各大陵扇莊但須加墨費一成
- (六) 西神與趙半跋吳子鼎蘇人權諸君合作書畫減潤例迭載新聞報告白茲不詳贅

正風文學院豫科生畢業序言

姚明輝

世無有不變。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雖然。變而不正。則愈變而愈亂。予觀古今成敗存亡。禍福之故矣。未有變不得其道而能正者也。亦未有變不以正而天下不亂者也。西神王先生。嘗學風萬變之際。創文學院於滬上。以正風名。其用心亦可見矣。予自弱冠。濫竽教學。至於今。且三十年。教育名論。亦既飫聞。文風亦屢變矣。今年春。承先生邀來授課。諸生皆純粹勤學。爾雅近正。予甚樂之。蓋先生創設此院。已七載。諸生受薰陶已久也。毛詩序。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撥亂世。反之正。其諸君子儻亦或有樂乎此歟。豫科二年級生凡十七人。屆畢業。於其將行也。來索序。贈以此。民國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姚制明輝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紀念刊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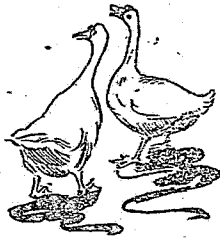


序

戚飯牛

人生最歡喜者爲聚合。最悲歎者爲別離。此無古無今。無老無少。果有之同情也。飯牛翁入世。屈指五十六歲。自三十歲之秋。棄家庭浪漫生活。膺學海教練工作。蹉跎荏苒。倏又二十七年頭。回溯二十七年中。歷任桃陽清心東吳約翰及正風暨惠靈諸學校。凡來聽老牛口講者。老牛指畫之千百青年。我士皆以老牛爲有一知半解。故同校磋商時。往往聚合時多。而別離時少。然而學期有限。斷不能久聚合而不離別。每當夏五六月。歲歲年年。青年我士必與我別離而不聚合。此迫於情境使然。亦非青年我士之定欲與我老牛翁離別而不聚合也。南浦綠波。渡頭芳艸。一聲珍重。各自天涯。竟有昔日吟風選韻。聽雨敲棋。剪燭西牕。圍爐東閣。師弟其名而友朋其實者。此亦浮生樂事。求諸塵俗而不易多得者也。年年送別。歲歲說離。老牛翁自問多情。人何堪當此情境耶。庚午老牛翁始來本校。一星間僅得六時。與諸我士相龔錯。相磨琢。有歡喜之聚合。無悲歎之別離。然果真能長聚合之歡喜。無短離別之悲歎乎。在勢所必不可得也。預

科二級諸生行將畢業。中有仍在本校升科讀書。則猶可聚合而歡喜。若有轉入他校肄業者。則能毋悲歎作短離別也。飯牛翁年老多情。最愛聚合。最恨別離。展玩斯編。爲書一序。庚午六月三日餘姚飯牛翁



三子講學論

王蘊登

守文子棲遲衡門。篤嗜典籍。於學無所不窺。不知老之將至。一日者遇盈科博士於用中君之廬。抵掌縱談。次及學問。博士拊几太息曰。今之時科學突飛。文學雌伏之時代也。守文子生不逢時。懷珠抱璞。雖曾沾夫一命。終見屏於三閭。齒豁頭童。乾螢枯蠹。往者已矣。來猶可追。願君現身說法。誥戒青年同志。速改厥塗。勿蹈子之覆轍。爲守文子曰。惡是何言歟。窮達命也。顯晦時也。棲棲皇皇。終老於行。賢聖不免。何況藐涼。文學之事。否泰隨運。進退無常。縱一時以寂寂。忽胸目而泱泱。予之困阨。初不因於文學。文學亦豈可因予而貶歟。況文學之壽。已臻三千。科學之齡。不盈二百。是文學爲先進也。以彼易此。非所願聞。博士曰。文學唯其老壽。其精已濇。科學唯其嶄新。其氣方銳。且科學之爲用。可以富國。可以強兵。可以弭天地之闕憾。可以洩絨秘之菁英。是爲有用之學。非文學之所得而爭。守文子曰。子殆未審乎文學之爲用耳。文學之用。政事資之而整飭。鬼神聽之而和平。風俗薰之而醇美。庶務待之以經綸。古今繫之以相續。人我郵之

以相成。是不可須臾離者。子毋擷其粗而遺其精。繁曠之事。夥頤之理。苟以科學公式求之。無不感而遂通。是以精於科學者。亦必易進於斯文。守文子曰。繁曠之事。夥頤之理。苟以文學之體例求之。無不感而遂通。是以精於文學者。對於科學奧窔。亦不難縷析而條分。是時也。守文爲公輸之守。盈科爲墨翟之攻。沫飛白雨。氣懾青雲。清言往復。俊辯縱橫。用中君斷然而笑曰。山有木者。工度。賓有禮者。主擇。二君之論。敢請少息。如二君言。科學固不可以不尊。文學亦不可得覓細。科學誠不可以一日弛。文學亦不可以片時歇。以予衡之。科學者。可見之用也。文學者。不可見之用也。章於物質。不可見之用。貫於精神。可見之用。其效顯然。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見之用。近效無睹。然而其發舒也。如由竇之雲。俄而徧覆于山川。又如旭日之東升。一躍而上。麗于天下。徹于淵。今試斷之以反證。假令今者一旦而無科學。是近者忽遠。明者倏暗。不便之甚。莫逾乎是。然而遠者尙可需之時日。無患不達。暗者尙可繼以膏炬。無患不照。若一旦而無文學。則遠者自此而終遠。暗者自此而不明。天地閉。賢人隱。厲氣充矣。由是言之。世無科學。不過驟失其利便。世無文學。且將復返於洪荒。科學重歟。文學重歟。博士乃

改容歛手避席而言曰。懿歟茂哉。吾乃今而知文學之妙用也。向者果於自信。懵於事情。但以爲科學萬能。今始知科學徒能利世。而未能以經世。仍有藉乎文學之光明。自今以後。吾將以語科學之同志。鑽研之暇。則以學文。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紀念刊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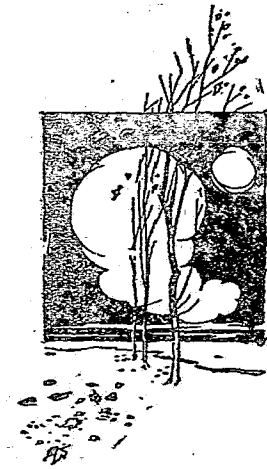


國步一首示庚午級畢業諸同學

蘊曾

國步信艱難。斯文日凋窳。黃鐘遭毀棄。殷雷鳴瓦甬。大廈勢傾頽。漏舟值風雨。誰歟扶其危。中流作砥柱。當仁有不讓。講肄啓書圃。負篋來四方。良朋集三五。彬彬習儒雅。循循蹈規矩。讀史識治亂。研經通訓詁。舊學與新知。一爐融今古。弦誦發金石。一室小鄒魯。敢云擬河汾。植才儲文武。差欲師湖州。教授分齋廡。學養冀深醇。於羣不無補。兩載伴芸編。晨夕樂可數。涉歷雖未深。攻錯良辛苦。處世與持躬。效益卓可覩。中星在敦牂。良月亦逢午。所學已小成。美玉及時賈。際此判袂期。銷魂黯南浦。共矢歲寒心。東南蔚學府。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紀念刊 序





蘇秦刺股夜讀論

韓寶桑

天下事之成敗。視人之勤惰以爲準。欲謀偉大之事業。高貴之利祿。必先堅其心志。勞其身骨。孜孜於求學之道。盡心于爲學之功。焚膏繼晷。夙夜不懈。勿爲疑難所阻。勿爲外物所動。一意孤行。百折不回。如是行之。其成就乃指顧間耳。觀夫蘇秦刺股夜讀一事。而其理明矣。當秦初說秦國而不見用。歸爲家人所輕。迺一意發忿。出太公兵法讀之。簡練揣摩。夜深欲睡。卽引錐自刺其股。期年學成。出說六國之君。皆善其說。競與相印。卒以成名。使秦王不敢窺六國者數十年。豈非勤學之功乎。設秦於失志時。心悔意懶。不再努力。何由得此哉。雖然七國之時。異端蠡起。縱橫捭闔。蘇氏實爲作俑之人。雖亦當時風會所趨。而秦之學術不純。誠不能辭其責。此後之波譎雲詭。雨覆雲翻。舉世風靡。天下鼎沸。皆其治學不慎。墮之厲也。苟秦於懸梁刺股時。稍稍究心修齊之道。治

平之策不希旦夕之富貴而思長久之治安。則其所成就當不止此。而顯榮亦或可縣延也。乃不此之圖。而惟以揣摩爲務。故其興也悖焉。其敗也忽焉。噫後之人其亦有震於一時之利祿。而則倣蘇秦之爲學者乎。竊謂其治學之勤。可師。而其爲學之途。則萬不可。法誠恐學人不察。冒昧從事。聰明誤用。故特表而出之。以譖明哲之士。

交友說

秦仰齋

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是言也。所以誠人之爲學不可無友也。然則人又烏能遺世而獨立哉。蓋友也者。與我相切磋琢磨之人也。可以規我之過。可以導我於善。可以勵我之學。可以輔我之仁。其益難屈指數也。人之一生學業。皆須友以成。伐木嘷鳴。氣求聲應。蓋自古而然矣。雖然。亦有難言者。若徒以笑貌相承。微逐爲事。飽食終日。游蕩街市。此實無恥之尤。非但無益。而且有損。名爲友朋。實交鹿豕。亦何貴乎。有此哉。是則尤以擇交爲要務矣。昔人有言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勸世人以擇交爲重也。否則一入歧途。迷不知返。祇知目前之逸樂。不知後日之患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損友益友之辨。示人以擇

交之規範。蓋甚深切而著明也。

劉邦召諸侯請與討籍論

胡詩浩

間嘗讀史。至劉邦以籍弑義帝。乃爲義帝發喪。遣使告諸侯。請與討籍。余竊有疑焉。自古弑逆之禍。多生於畏忌。以義帝之懦弱。必非籍所畏忌者。籍何爲弑之。其可疑者一。臣之弑君。必欲襲其君之位。而竊其名號。籍果弑義帝。何未嘗一日稱帝。而仍自號西楚霸王。其可疑者二。弑逆多出於殘忍之人。籍執邦之父。足以挾制邦。猶不忍其死。而釋之。何獨忍於義帝之死而弑之乎。其可疑者三。與籍爭天下者。邦也。鴻門之會。且不殺邦。義帝固籍所立者。何故而弑之乎。其可疑者四。籍都彭城。義帝在吳。弑逆大。故必非一己可私爲。天下諸侯皆不之聞。而邦獨知之。其可疑者五。有此五疑。而猶謂義帝爲籍所弑。是誠古今之大疑案。亦爲籍千古不白之冤也。然則義帝果誰弑之乎。以吾測之。必邦也。蓋劉邦忍人。且與籍門智者也。籍獲邦父。欲烹之。邦不惟不號泣以求之。且欲分其杯羹於其父。忍視其死。又何愛於帝而不弑之。况邦與籍門智。自度足以勝籍之門力。設一旦滅籍。海內皆爲己有。而義帝尙存。已曾北面事之。遂能以帝自居乎。

不如乘此爭鬥之日。暗弑義帝。嫁禍於籍。既可以聲罪致討。又可以去後日之障礙。故余謂弑義帝者。必邦也。若謂義帝實非邦所弑。是義帝自死。未嘗被弑。邦特以誣籍耳。何也。籍入關中。宰割生民。海內諸侯。多受籍之封。且籍之兵力強。歸之者亦衆。不加以莫大之罪名。不足以離諸侯之心。而孤其勢。諸侯之心離。項籍之勢孤。則歸己者衆。而已勢益張。此則劉邦之隱衷也。說者謂陳平六出奇計。此爲第一。其信然乎。或曰。如子所言。然則漢史非歟。曰。三代以下。無真史。安得謂漢史爲不誣哉。漢有四海。垂四百年。修漢史者。皆其臣子。彼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矧專制之朝。爲尊者諱。爲親者諱。卽明知義帝爲邦所弑。諱之且不暇。誰敢爲籍雪其冤。致興文字之獄哉。後人讀史者。慎勿爲漢史所誤也。

馮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論

吳廷翰

在昔成王初立。坐承先業。撫有皇圖。周公慮其耽於逸樂。先進無逸一篇。一則曰。不敢荒寧。再則曰。不遑暇食。乃知古聖人勵精圖治。未嘗非憂勤惕厲之一念。有以成之也。漢馮異諫光武之言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其卽師此意歟。夫光武起兵春陵。以勤

王室雖曰順乎天而應乎民。然考之綱目。秀自績死後。每獨坐。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其戰戰兢兢。懼王業之不復。爲何如乎。今幸天不絕漢。大兵四合。克殄元惡。而王郎赤眉。隗囂。公孫述輩。亦先後底定。誠所謂危亂甫定。想望治安之時也。爲人君者。正宜居安思危。立紀陳綱。移風易俗。以安祖宗之業。以慰臣民之望。庶不失中興之令主。若遽以爲千載一時。縱情逸豫。任意酣嬉。勢必蹈吳王夫差之前轍。異有鑒於斯。故願光武無忘河北之難。推其意。蓋謂當時國家之權利未盡張。黎庶之瘡痍未盡復。而人君當戎馬倥傯。櫛風沐雨之挫折。忽際承平。舉凡子女玉帛。皆足以擾其神明。臺榭陂池。皆足以搖其主宰。車馬衣服。皆足以亂其心思。誠能不忘河水在前。朗兵在後之難。則英明之君。處安樂之境。必念及今日之肥甘足於口。昔日之豆粥麥飯也。今日之輕暖足於體。昔日之面背破裂也。今日之便嬖盈於庭。昔日之對竈燎衣也。前後以思。有不時勞瘁。常凜冰淵以圖治者乎。自有此教。而光武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矣。故舍甲之日。卽早朝宴退。日與諸公卿郎將。講經論道。垂漢室二百年之基業。謂非異之言。有以成之。吾不信也。

陳平割肉俎上卽有宰天下之志論

汪士杰

大凡一世之翹楚拔萃者。未嘗不夙具其才。早異其志也。蓋才不具。則謀不張。志不異。則績不懋。將何恃以翹楚拔萃乎。雖然。所謂其才其志者。非以其陰謀詭計。籠絡當世之雄傑。而因以取高爵厚祿也。乃以其爲聖爲賢。能拯天下於塗炭。登斯民於衽席也。彼陰謀詭計者。雖能榮譽於一時。而不能無取譏於君子之公論。則陰謀詭計。又奚足責哉。漢之陳平。當其少壯未達。遇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也。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後佐漢定天下。芟夷羣雄。解釋紛難。無所不合其計。是其才其志。不爲不偉矣。孰謂其非冠世之卓卓者哉。雖然。予觀陳平之生平。以能出奇計名。而其奇計。又不可以公布於世。大抵皆猥瑣齷齪。徒以欺愚夫庸婦於一時。太史公所謂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是以未可公布歟。其處於高惠之際。旅進旅退。媿媿取容。古之所謂社稷臣者。豈其若是。大丈夫之處世也。可則進。不可則退。平不能見幾事先。從赤松子而俱去。是平之智。不若留侯矣。倘使平能立聖賢仁義之志。使漢高不至謾罵。呂后不至猖獗。漢之天下。可垂拱而治。則比隆臯變。豈不偉

甚不能則潔身以去亦豈不落落大丈夫也哉乃嘯喞於牝后之朝阿諛於產祿之列無乃宰天下之志過深戀戀而不能決去之耶雖然平不去漢室不亡平勃交驩彼呂氏者如秋風振落葉耳彼其視產祿輩亦如俎上之肉不足以一割雖曰陰謀其才固不可及哉。

君子以文會友論

楊頌椒

嗚呼交道日衰斯文日喪君子鮮而小人衆矣里巷嬉遊酒食徵逐幾若金石可盟漆膠可結一旦睽違兩地山川隔之風雨阻之氣候間之日引月長音問莫通有置之度外者向所謂金石可盟至是而可盟乎漆膠可結至是而可結乎是未觀君子之會友也。未觀君子之會友必以文也。試申論之。且夫君子者豈羨締交之衆。豈矜冠蓋之榮。豈尚杯盤之樂。名山坐誦。砥德礪行。課業且不遑。何有乎友。方謂吾學既裕。彼遠方之朋。且有不憚而來者。況古人雖往而誦其詩。讀其書。隔形迹。不隔精神。通學問。卽通寤寐。當束髮受書之際。不乏良朋。何必與世結締。慨獨學之無友哉。自常人視之。非目爲迂。卽目爲矯。而不知未嘗迂也。未嘗矯也。并未嘗不會友也。然則會友將何所以乎。蓋

締交不必衆也。冠蓋不足榮也。杯盤不爲樂也。文章彪炳。會合之資。文義高明。締交之助。且不待廣開壇坫。日事講求。博同心之雅。斯會友也。非山川所可隔。風雨所能阻。氣候所得間也。一日可以百年。千里儼如一室。向所疑者。疑可析矣。向所難者。難可問矣。學業由是克敦。交誼由是不疏。彼好言結納者。金蘭雖訂。伐木雖賡。不以文學。徒事往來。易親者亦易疏也。易密者即易渙也。噫。曷不奉教於君子。

移兵作工論

吳坤江

治國猶醫之治人。必先考其原。而後施以藥。始克見效。否則藥劑雜投。不求患者究竟之所在。其危甚矣。我國今日。內擾迭起。外侮常侵。風聲鶴唳。四面楚歌。危亂已極。雖有熱血之青年。關心之國士。奔走呼號。鞠躬盡瘁。孜孜圖治。不遺餘力。而終不克有效者。何歟。亦猶庸醫之不知人之病原。而欲以常藥餌之也。豈不殆哉。國危至此。而必得一易如反掌之方。足以瘳我病者。其惟移兵作工乎。蓋我國所以貧弱之原。要在多兵。多兵則財匱。此致病之由也。或曰。兵多則裁之。此常道也。何必移之。不知我國之兵。皆募自游民無賴之徒。彼其平日。既已游惰放恣。以衣食于租稅。若一旦裁汰而遣之散。凡

四民之業皆非所能勢必迫於饑寒而流爲幫匪。是何異於縱萬千猛獸於山林而使
之噬人乎。此其害必有甚於兵多者矣。以吾國地域之大。甲於全球。又居溫帶。產物自
然豐富而實業多未興。苟就各地之情形。多興工作。卽以兵充其後。轉瞬間。荷戈帶甲
之士。俱化爲執斤持斧之人。從事生產。力求改良。不獨人民之痛苦可減。而國家之憂
患可息。實業前途。亦可大放光彩。臻於上乘。上足以開利源。而杜漏卮。下足以恤貧民。
而勸興業。社會中生產者多。而消費者亦少。人各自立。社會安寧。不數年間。財源沛然
有餘。而國賴以固矣。雖費國家裁遣之鉅資。而結果有利而無害。是猶醫者之明其病
源。對症服藥。立足以恢復健康。或且更勝於常日。豈不善哉。嗟乎我國今日之亂。旣已
如斯其極矣。人民之苦苛歛橫征。亦已如斯其慘矣。移兵作工之舉。早施一日。卽人民
早蘇一日。亦卽國家早富強一日也。我國執政。盍速圖之。中華前途。庶有焉。

英雄造時勢論

余定明

事有安危。世有治亂。所賴英武明達者。處危而能措諸安。遇亂而能化爲治。然此亦應
視天運之如何。有非人力所得勉強者。語云。英雄造時勢。豈真有是事哉。獨不觀夫陳

涉乎。處暴秦之時。以戍卒之衆。嵬畔輟耕。投袂而起。才能不及中人。而能使山東諸侯響應。暴秦遂因此而滅。若項羽之五年而成帝業。古今原不多見。乃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可見涉之與羽。非造時勢之英雄也明矣。設當時秦政無阿房之建。無長城之築。不勞民。不傷財。涉與羽又何所憑藉哉。非二人之能滅秦。實暴秦之時勢。有以自啟之耳。卽如漢末之諸葛武侯。其才不亞伊呂。然卒不能恢復大業。以武侯之才。獨不能造時勢乎。又豈時勢所能限乎。何物小儒。沾沾焉以論世自命。輒謂英雄能造時勢者。乃附和雷同之見。藉以攀龍附鳳。求委庇於英雄之幕下。故作是言以欺人耳。嗟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武侯早已言之。可見天不祚人。雖有造時勢之英雄。亦將同歸於盡。予致疑於此語。而知古今之治亂安危。雖曰。人事之自爲。安在非天運之使然哉。自命爲英雄者。當亦爽然自失矣。

自強不息論

秦仰齋

假今有人行路。欲自黑黯之中。進至光明之地。此則賴乎自強矣。持志以堅。力行以恆。進一尺。得近光明一尺。進一丈。得近光明一丈。此又賴乎不息矣。非惟行路爲然。卽人

事亦然。人之初生也。饑不能自食。寒不能自衣。行不能自步。渾渾爾。靈靈爾。此猶處黑暗之中也。及年稍長。精力漸強。智識漸進。饑則能自食。寒則能自衣。行則能自步。一切舉動皆能自主。此猶行者之進行不息。漸至光明之地也。豈惟人事爲然。即國家亦有之。今我中國貧弱極矣。國民日常享用之一切物質。皆仰給於東西列強各國。猶幼孩之不能衣食行。而須仰求於人也。若不能於此時團結鞏固。力圖自強。則將永列於次殖民之地位。而爲人之奴隸矣。然則挽救之道。惟何。曰是亦在乎自強不息而已。即就青年言之。當此求學時期。皆孜孜矻矻。惟學術之研究。無有間斷。一旦學成。猶行者之繼續前進也。光明之地。不患不至。事業不患不成。積多數青年而成國家。斯國家亦不患不强矣。是故志在自強。而積弱之習可變。持以不息。而凡事皆有進步。然則自強不息。其關係於吾人與國家者。如其偉且大焉。願吾青年與國人共勉之。

溫故知新說

吳廷翰

昌黎有言。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是人之從事於學。不可以不勤。不可以不思也。是言也。其與論語溫故而知新。可相爲表裏乎。夫溫者何。尋繹也。故者何。舊所

聞也。新者何。今所得也。然不溫故。安能知新。即偶知之。亦猶無本之水。久而必涸。故溫故者。乃知新之真源。此即爲學之要道也。吾嘗推理而得之。學問之道甚深。歷一境又有一境。進一層更有一層。新在於故之中。知即寓於溫之內。非必厭故而喜新也。必也執經問難。寒暑不間。舊之所聞。誠取而尋繹之。時習之。不作躐等之思。淺嘗輒止。又不似怠荒之輩。見異思遷。苟如是也。雖欲造通古達今之域。不難也。今之學子。往往喜新厭舊。忘本逐末。卒之所謂故者。既無所得於古。所謂新者。復無所得於今。年復一年。蹉跎自誤。讀溫故知新一語。當亦爽然自失矣。

伍員吹簫論

汪士杰

嘗讀中國數千年之歷史。而知有堅忍不拔之志。刻苦耐勞之心者。其惟伍員乎。方其父兄無辜被害。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忘楚。彼既未嘗亡楚。而楚亦何嘗忘員哉。在平王與無極之心。恐員報父兄之仇。繪圖密探。四路旁求。必盡絕其根株而後已。員固已籌之熟矣。蓋至今相傳有伍員吹簫乞食於吳市一事。夫吳與楚。犬牙交錯。壤地毗連。昭關之內爲楚。昭關之外爲吳。員雖遭家多難。何至窘迫若斯。而致乞食於吳市耶。彼

世之庸碌者。尙不至此。況員世爲楚卿。名譽久著。密邇吳邦。夫豈不知員之爲當世豪傑乎。在當日其父伍奢聞員逃之他國。預料其子之必能復仇者。故對楚人曰。楚君大夫。其盱食矣。是伍員之負重名。何能逃避。不得已。變爲乞食之徒。使人防不及防。疑不勝疑。而始得脫虎口之餘生也。此伍員之乞食。乃伍員之變相也。至吳市而必吹簫者。使吳人聽其音節之悲。觀其氣度之奇。故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吳公子之心目中。早有一伍員之在其度內矣。果也。一見非凡。肺肝相示。古所謂英雄識英雄。不其然乎。使員當日不乞食。何以能出楚地。甚恐有性命之憂矣。變幻離奇。忽而乞食。忽而吹簫。使人之不可測者。此所以爲伍員也。卑卑者。奚足以知之。

讀辨姦論書後

汪士杰

余嘗讀老泉辨姦論。每不禁廢書而嘆也。當介甫之未相也。歐陽等諸公固皆臺之。而老泉獨否。且作是論以斥之。謂其不近人情。必爲後患。是老泉知人之明。有過於歐陽諸公者矣。然老泉謂以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則未免言之過甚。儼不於倫。王衍清談。而介甫勤政。盧杞陰險。而介甫陽剛。此絕端不相類者。且其時。介甫惡跡未著。而遽加以

姦人之目。使無復轉圓之餘地。激而迫走於極端。此何爲者耶。設老泉不爲此論。而俯就歐公。納交於介甫之說。介甫有不近人情者。可面折其非。使之改惡而從善。豈不上利朝廷。下福編氓乎。惜乎老泉計不出此。而徒逞一時之意氣。快筆下之風霜。遂至兩黨交攻。勢同水火。徽欽之禍。安在非士大夫黨禍之所結哉。昔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在老泉當時。因介甫負一代之望。類於欺世盜名。因不憚盡情以醜詆之。欲其無可欺。而亦無所盜。無如時會所趨。一二人不能挽回。而介甫則遂相矣。旣相以後。其倒行逆施。飾非拒諫。未嘗非此論之所激而成。然則老泉之一論。雖有知人之明。未免爲驅魚之獺矣。世之臧否人物者。務宜平心靜氣。委婉出之。慎毋以一言之激宕。而滋數世之紛擾哉。

伍員爲三軍肄楚

吳 延 翰

戰爭之事。以謀爲先。用兵之道。知虛知實。知強知弱。四者兼備。而後可以百戰百勝。功高五霸之上。威行萬里之外。使實與虛未知。強與弱猶昧。妄以無名之師。烏合之衆。漫然一試。則未有不敗者。觀於伍員爲三軍以肄楚。其知強弱虛實者矣。夫楚強而輕。

則寡謀。故分爲三軍以誘之。所以示之強。卽虛者實之道也。我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所以示之弱。卽實者虛之道也。故善用兵者。實者不可以形其實。虛者不可以露其虛。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使敵莫測我之虛實。而我能知敵之強弱。然後能收效於崇朝。不然吳雖強。新邦也。楚之甲兵。久雄華夏。牛雖瘠。償於豚上。不死必傷。惟此亟出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使之力竭聲嘶。然後拊其背而扼其吭。吳雖小。足以制楚之命矣。以是知國家之興亡。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然闔廬之所以得覆楚者。皆伍員之謀善也。向無伍員在吳。闔廬雖有伐楚之志。烏能若是乎。員可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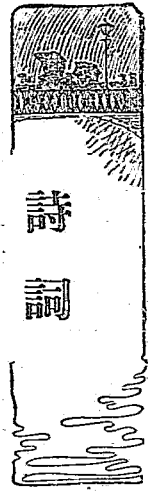
子西不患吳

吳 廷 翰

天下有有形之可畏。有無形之可畏。有形之可畏。土地之廣。甲兵之強是也。無形之可畏。仁義之修。人民之附是也。無形之可畏。雖不見可畏。而實可畏也。有形之可畏。若見其可畏。而實不必畏也。子西之所以不患吳。其得此道也夫。當吳之敗。越伐陳。甲兵之盛。莫與之京。故楚大夫皆懼。而子西獨不患者。蓋因其仁義未施。而今昔之勢異也。夫

夫差之爲君也。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暴虐淫縱。肆行無忌。讐其民人。驅之戰陣。徒知逞有形之強。而自墮其無形之強。身先自敗。安能敗我。且夫我能正我之疆場。修我之土地。親我之人民。慎我之官職。不藏賄。不從欲。守其完備。以待有德。是以可立於不患之地焉。蓋嘗論古人論戰之言。有論戰者。有論所以戰者。軍旅形勢。戰者也。民心所以戰者也。彼吳雖有軍旅形勢之可戰。而未有民心之所以戰。雖有可畏之迹。而未有可畏之實。吳又何足患哉。雖然。不患吳之一言。非知幾之君子。亦烏足以知之。





客中感懷

吳坤江

徘徊顧鏡自傷神。逝水韶光景物新。負篋讀書名未顯。愧無寸進報雙親。夏來春去感蹉跎。卅二年華駒隙過。世界茫茫難稅駕。閒愁更逐歲時多。

自述

秦仰齋

少有凌雲志。樂交天下朋。平生無所恃。所恃祇忠誠。

送別同學吳君

秦仰齋

相見時難別。又難綢繆絮語到更殘。縱橫筆墨分明在。檢著舊裝不忍看。

戒吸捲煙

秦仰齋

一煙正去一煙來。耗費傷身一寸灰。習俗移人何太急。力除嗜好是英才。

遊 春

余 定 明

細雨絲絲興未消。何妨著屐作逍遙。衣襟濕透不嫌冷。貪看繁花鬥豔嬌。

遊 春

余 定 明

千紅萬紫爲春榮。舞蝶翻飛解送迎。踏徧溪山尋勝景。野花風味杜鵑聲。

遊 春

汪 士 杰

閒步荒郊一望遙。疏林幾點早芳標。水容潏潏波初活。柳眼惺忪態最嬌。便約青山聯綺綺。喜聞黃鳥似歌謠。桃花源在人間世。卽擬誅茅此暮朝。
春郊草色綠無邊。自踏芳塵步步妍。舞蝶翩翩山屐下。遊驄歷歷酒旗前。桃花人面三生夢。柳絮情懷一線牽。願告東皇常作主。宵中微雨晝晴天。

感 懷

汪 士 杰

愧度韶光又一年。荆榛滿目意茫然。詩書堂構原當紹。經史淵源敢失傳。沈痛萱堂恩未報。常懷椿蔭養難全。臨風空有冲霄願。卽恐驚駘志不堅。

題贈汪君士杰畢業小影

孫英

千里來遊滬海濱。飲君好學過前人。春江本是文明地。又得汪倫掃俗塵。

遊春

韓寶榮

春風料峭雨初晴。正好尋芳著屐行。楊柳如烟桃如錦。雛鶯新試兩三聲。

贈同學諸君

王雲章

半載同堂肝膽傾。驪歌將唱共心驚。丈夫蓬矢桑弧志。莫效沾巾兒女情。丈夫決不受人憐。埋首陳編步昔賢。歲月難留頭易白。願君早著祖生鞭。

踏雪尋梅

楊頌椒

河山到處玉無瑕。携酒囊琴興倍賒。遙見枝頭如許白。不知是雪是梅花。

遊春

楊頌椒

雲淡風和景物鮮。傍花尋徑小溪邊。含煙綠柳隨風舞。萬紫千紅又一年。

懷友不至

余國英

西窗閒試六安茶。竚候清談日欲斜。翹首幾回人未到。空餘惆悵對庭花。

夜闌

余國英

秋波漱瀟默含情。月底花陰奏鳳笙。吹出秦樓無限意。不教瓊管作離聲。

半淞園探梅

吳鼎第

爲訪寒花到半淞。冰姿不改舊時容。香生幽徑苔先活。影橫池塘冰已溶。老樹槎枒殘雪在。新枝瘦嫩薄霜封。園南園北尋春信。不覺僧寮送晚鐘。

遊竹林寺歸途口號

吳鼎第

風斷鐘聲香。烟籠竹景寒。渡頭餘落日。古寺有無間。

秋聲

吳鼎第

款款錚錚驚客夢。朦朧疑是動戈矛。推窗四矚無人跡。惟有階前一片秋。

閨怨

吳鼎第

雲山烟雨儘多情。別夢離愁恨鳥吟。藕斷由來絲未斷。一聲雁唳一驚心。

詠雪

吳鼎第

侵夜寒風挾絮飄。山中晨興轉蕭寥。忘機釣叟臨江渚。覓句詩人訪灞橋。紛疊谿林彌

濯濯冰垂滴溜自。曉曉河山滿目無岐路。祇怕東風與日消。

柳絮

吳鼎第

生生世世總飄零。飛盡長亭更短亭。大地渺茫何處是。可憐依舊作浮萍。
三月凌空作遠征。東風無力送歸程。迷離煙水空南浦。藐藐悠悠湖海情。

偶成

吳坤江

別離情味果辛酸。兩地睽違相見難。昨夜窗前風徹骨。不知卿處幾分寒。

鵲橋仙

吳鼎第

瀟瀟細雨斜暉餘照。南浦烟波渺渺。夢魂驚醒是秋風。奈猶被夢魂顛倒。聲聲杜宇。催人清淚。萬樹枝頭繚繞。枝頭飛去復飛來。大地茫茫歸處杳。

點絳脣

題無言人倚修竹圖

吳鼎第

深院沉沉。蒼茫籠恨知多少。離情嫋嫋。千里關山杳。修竹扶疏。斜倚無言道。春意悄。四橋烟草。空惹芳魂遶。

蝶戀花

新美人頭截髮

沂孫

鬢髮滄桑驚世變，煩惱三千。例付并州剪。墮馬堆鴉渾不見。未須寶髻鬆鬆縮。樸朔迷離真莫辦。學得男海也入留髡選。夫倡婦隨談愛戀。而今了却飛蓬怨。

一斛珠

詠新美人足高跟皮鞋

沂孫

履聲纔過，雙趺真够消魂箇。鏤金擎出蓮花朵。舞倦嬌慵。撐住玉山墮。軟擺柳腰春婀娜。點歌不倩槽檀和。輕盈時怕淩波挫。待得宵深。淺笑泥郎按。叶仄

訴衷情

客思

孫英

耳邊杜宇訴離衷。喚起客愁濃。春來幾許幽恨，聽不斷隔林鐘。居旅邸，憶闈中，兩心同。海天明月，照我何時，携手相逢。

蝶戀花

吳鼎第

玉蒜銀鈎簾半捲。透入春風。梅蕊初舒展。嫋嫋芳情無處遣。情絲吐盡還成繭。睡鴨池塘清水淺。蛺蝶高低。似逐鶯兒囀。倚徧朱欄憑柳眼。者回人比蓬山遠。



贈庚午級同學畢業序

金士希

河汾之門。有李靖魏徵。魯齋之門。有王梓姚遂。得此高才。與爲同學。朝夕叙處。互相切磋。雖非三生之幸。然亦天假之緣也。曾幾何時。參商遽判。人非木石。能不悲哉。所幸諸君已畢業。其担任教育而培養人才者。固爲我國之光。否則轉學他方。以冀深造。異日雲帆直掛。上爲國家供任使。下爲人民圖利益。以建偉大之事業。而成不世之功勳。非諸君之責而誰責也。又何必悲歡離合。爲兒女子之態哉。夫去河汾之堂者。無非名世之選。出魯齋之門者。都成有用之才。諸君脫穎今朝。著鞭來日。及鋒之試。意中事也。欽。驚。不才。殊慚後勁。先登之奮。豔羨彌深。行矣諸君。卽以今日之贈言。爲他年之左券云爾。

別校中師友文

楊頌椒

韶光如駛。時不我待。頌椒肄業本校預科已屆畢業之期。自愧賦質庸愚。所進無多。驢歌一唱。行將告別。而立身處世之道。尙茫然夢然。瞻望前途。於吾心滋戚戚焉。雖然此半載中。頌椒何幸而得良師之懇勸訓迪。循循善誘。暨諸學友之熱心切磋。互相規勉。獲益亦正匪淺。所不能忽然者。預科之課程。於茲修滿。此後有本科可升。不妨繼續肄業。然講筵雖依舊春風。而同視或不盡舊雨。欲仍如今日之與良師益友一堂晤對。兩相切磋。勢已有所不能。良辰難再。則與吾最親愛之師長。及情如手足之學友。不得不暫作離別。有必然者矣。當此臨歧握手。自愧學識譾陋。無以表吾感謝之熱忱。惟此後常以師長之築訓。學友之良規。銘諸座右。朝夕警惕。庶有以副吾良師益友之期望焉。銷魂黯然。後會難期。此則師友與頌椒。皆有依依不捨之同情也。雖然吾人於世。聚散何常。男兒志在四方。何必悲歡離合。爲此兒女之情態。所要者自今而後。益當努力前進。以期學業有成。將來回溯前塵。俾不忘此短期之聚首。則雖別猶未別也。質諸我師友。其亦然吾言乎。

贈別龔君家熊

吳坤江

龔君家熊。崑山人。今春同學於正風文學院。雖萍水相逢。而情至莫逆。其爲人。品行端正。學問優美。長身立玉。秀雅絕人。古所謂玉樹臨風者。今於君見之。聚首一堂。聯袂接席。感情相通。樂共晨夕。善相勸而過相規。雖骨肉不啻也。君賦性敏捷。於文學造詣已深。行文援筆立就。不加點竄。而格老氣蒼。儕輩驚服。設再孟晉。加以研鍊。其必爲文壇飛將。學府主盟。可無疑義。所恨同硯之時無幾。而畢業之期已屆。天南地北。遽爾分襟。秋水蒹葭。溯洄夢寐。際此國學式微。斯文道喪。所望並世英雋。共肩起衰振弊之任。君旣具此天姿。有此學力。切勿一得自矜。以自限其驥足也。別離在即。鄭重贈言。期望匪奢。君其勉之。

贈吳君坤江序

秦仰齋

吳君坤江。字桂林。浙之紹興人也。去秋入本校。與余同級。恬靜好學。多才多藝。文行冠儕輩。蟹行之書。疇人之術。亦靡不工。終日孜孜。學而不倦。惟君有焉。性溫和。又絕嗜。好言必信。行必果。孔子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君蓋能身體而

力行之。余就學正風。亦既有年。品行文章。不及君。學問見識。不逮君。課餘之暇。輒就切磋。獲益于君。爲不少也。今屆卒業。聞君將益致力於經世之學。他日出其緒餘。經綸邦國。前途正未可量焉。

贈楊君學淵卒業序

徐文淵

吾友楊君學淵。卒業將歸。同人相與飲餞於道左。並爲序以贈之。某不敏。學植荒落。又奚敢言序。竊聞古之人。於其友之將別也。或贈以詩歌。或贈以辭賦。至唐始以序名。而昌黎爲此體尤多。然皆不過道朋友之情。相勸勉而已。民國肇造。十有九年。學風敗壞。道喪文弊。士之趨於時者。皆以侈靡相尙。身不行聖賢之德行。口不誦經傳之遺言。所藉以標榜於世人耳目者。號曰新學。士而老成持重者。則屏斥之。排擠之。以爲迂腐。而不能列於新學之林。一有力者登高而呼。則羣起數百人。蟻而附之。吁。學術至此。其可嗟也已。楊君好學有文。舉止言動。一法於古。不失銖黍。今年春。遊學滬上之正風。與余同校。余固厭棄今世陋習。而楊君亦能歸本國學。持身厚重。與余有同志矣。雖然。蘭芷不芳。荃蕙化茅。際此濁世。余猶懼其弊身心以役於衆好之場。而爲之不卒。故於其

將行也。序以贈之。且相勉焉。徐文淵序。

贈余君國英畢業序

徐林

有英爽卓越之天資。而後能求精深飽滿之學問。有精深飽滿之學問。而後能建光明偉大之事業。今世學子有英爽卓越之天資。遽以一得自矜。中道而畫。無意於精深飽滿之學問者。皆可惜也。無精深飽滿之學問。輒欲一逞所長。鉛刀必試。無分於光明偉大之事業者。固其宜也。同學余君國英。穎慧過人。天才雋逸。所謂英爽卓越之天資。固已得之矣。庚午之夏。畢業於滬上正風學院。君猶未敢自滿。方欲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作東瀛遊。以求精深飽滿之學問。余甚嘉君之志。故爲言以壯之。噫。君年弱於余。鯤化鵬遊。翱翔萬里。竟先展翅。余甚媿焉。

贈孫憲鈞

吳坤江

夫萍水遭逢。恨相見之晚。漆膠固結。欣意氣之投。此乃天假之緣。非人事所能強也。回憶負笈來院之時。與君固漠不相識。迨後聚居日久。朝夕晤對。跬步不離。情感油然而生。交誼因是固矣。君天姿卓越。性情敦厚。中西各科。靡不精通。小說家言。尤爲特擅。而

寡言沈默。絕無嗜好。誠可謂日下無雙。江南獨步。同學之友。一時之傑矣。余賦性魯鈍。屢蒙君諄諄指正。獲益良多。無如時序催人。分袂在卽。同窗難再。後會何期。人非木石。誰能無情。臨歧握手。能不愴然。所望音問時通。藉慰離索。更祝君努力。學業孟晉。將來鵬程萬里。驥足難限。江不文。於此驪歌聲裏。聊誌數言。窃附季顏之臨別。聊當蘇李之贈答云。君名憲鈞。孫其姓。江蘇無錫人。

述 學

秦 仰 齋

猿居深山。終日無事。文明未啓。構木爲巢。掘穴而居。無所謂學也。而人則高樓大廈。宮室壯麗。以表見其文化焉。蓋人之智識勝於猿。藝術精於猿也。設有人焉。蒙昧無知。學識謏陋。此何異沐猿而冠歟。是以人之於學。不可一日離也。然人之學問。得於學校教育者。蓋寡。學校教師。不過引學者趨於正軌而已。孜孜研究。直造深微。則仍須視各人之修養爲斷。韓昌黎曰。業精於勤。荒於嬉。曾文正曰。學不進則退。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其所以勉學者至矣。我國文學。代有清英。雖經秦火。摧折殆盡。及至漢起。學風增盛。祖述羣經。憲章六藝。探源星宿。發脉崑崙。自時厥後。凡百學術。皆於此支流。

蔓衍。余自束髮受書。所得有限。爰述莊韓曾氏之言。以爲準的。且志爲學之途徑。以自勵於爲人之道焉。

學程中之感想

楊學淵

天地間最貴者人也。蓋以人爲萬物之靈。能發明一切事事物物。利己利人。相傳而不可磨滅也。自有文字孳乳以來。紀載事物。以備遺忘。遞嬗已久。愈演愈進。至於今可謂文學昌盛之時。遠過於草昧初開萬萬矣。余自束髮就學家塾。悠悠忽忽。怠惰自甘。未識文學爲何物。況能研究其精邃乎。迨至小學時代。功課既多。茫無頭緒。而於文字。時作時輟。不能循序漸進。及至中學。稍能踴躍奮發。朝乾夕惕。日就月將。始有門徑矣。然又愧資質滯鈍。難以領會旨趣。誠憾事也。夫學猶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荀子曰。金就厲則利。木受繩則直。此當然之理也。孔子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以期卒底於成功也。今得與諸同學聚首一堂。砥礪切磋。手不停披。口不絕吟。爬梳剔抉。刮垢磨光。而他山之石。又可藉以攻玉。前後相較。直不啻有管壤之殊也。嗟乎。駒光如駛。時不我留。相聚未久。卒業將屆。一日勞燕分飛。欲再把晤。未卜何期。雖然。萍水相

達。莫非三生之幸。又况風雨同舟。膠漆相投。智愚賢否。冶於一鑪。未始不有結晶之著作。貢獻於社會國家。其責任爲何如乎。夫肄業期滿。不過於學程中告一段落耳。然分離之際。未免不有幽憤填膺。淒涼哀感。而不能自己也。師友之間。河梁話別。固有不忍之心。暮雲春樹。能不依依。而學業發軔於茲。曷能有所底止。今而後當繼續求進。以遂宏願。切勿一得自矜。致誤前程。青年學子。國家柱石。果澄清有望。來日方長。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責任之重大若此。安可與世浮沉。無所短長。以致攜衣而入泥途。張目而投陷阱。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臨深履薄。何其險乎。所願優遊圖書之府。沈潛翰墨之林。發矍待試。衣錦榮歸。庶不愧爲卒業者矣。

述治國文之心得

胡詩浩

詩浩少多病。體羸神弱。幾死屢矣。父母憐余冠悴。若不勝衣。遂命日侍膝前。不使他去。求學之事。亦置於度外。及年臻幼學。病魔稍除。始命負笈從師。斯時十有一齡矣。受詩書。習句讀。同堂切磋。頗得少年至樂。詎知未期年。除私塾。學制革新。學校之內。不復聞

舊日之誦詩學禮。易而爲諸科學矣。年復一年。乃捫腹而點墨無存。作文而虛字未當。興言及此。誠不覺赧顏無地也。敢云學文之有心得乎。但師既有命題。敢不略一陳之。秦漢而上。唐虞三代之文。大都言出成章。風吹水動。出於自然。故讀其文。如聞天籟。奔放跌宕。天矯不羣。蓋質多於文。理勝於辭。誠不易揣摩則效也。厥後韓柳歐蘇諸大家。皆爲學士所推崇。如韓之氣盛詞沛。世多以潮喻之。洵足爲學文之津梁。然亦有不可學者。如原道及上宰相書諸篇。一則於佛老之學。未加研究。妄論曲直。語多含混。未勉有坐井觀天之誚。一則屈己求人。未知效法漆雕。雖當時亦不得已而爲之。然未能安貧。急於干祿。恐非賢人君子所當有。又不必學者。如贈序之言不由衷。諛墓之文。事多不實是也。故每讀此類之文。取其氣盛詞沛而已。柳以遵勁古樸勝。以輕利穩健勝。皆可學。且柳之種樹郭橐駝傳及梓人傳諸作。諷世勵俗。頗關世教。歐如瀧岡阡表。爲至性流露之作。最易感發人心。明之震川。清之濂亭。所作類多如是。吾好讀之。惟蘇則天資穎發。品性豪縱。文亦似之。初學讀之。易蹈畫虎類狗之弊。余不願學焉。此余學古文之評論也。自初學造句以至今日。其間稍有進步者。亦可略一述之。蓋初學作文。每欲

摹古人之句調。以爲後人必擬古人之作。始足以期其有成。然而優孟衣冠。終非真相。故每多不能達意。因改他途以進。暇則取古人之文。熟讀深思。反覆不厭。一篇在手。非經數十遍不舍。且非徒能背誦。直欲與古人訴合於無間。而盡究其能事也。其後作文。一篇之中。必有數段。信手拈出。無俟思索。稍覺得行文之趣。及以之示人。反謂某段是某家筆意。某調從某文脫胎。然當作之時。亦何嘗有意於是哉。因知學文之法。不在句摹字擬。剽竊前言。而在得其神韻於迹象之外也。熟讀深思。詎有他求哉。噫。方吾之幼也。以體弱多病之故。不能早歲從師。多讀古書。以爲學之資材。及年長病除。又不能專心學文。而高小初中。皆兼各科。高中亦然。則余之不能博覽羣書。研求佳籍。致於學問毫無心得。命使然歟。抑由怠惰性成。不能自競有所致也。此余自小學至湖南省立第三中學校國文心得之大概也。余滋愧矣。今歲奉命至正風求學。其法有三。非熟讀範文。不能以得法。非博覽羣籍。不足以搜材。而名山大川之登臨。尤足以壯其氣度。而擴其胸襟。此古人論文。所以謂好遊而益工也。三者缺一。則不足以言文矣。夫集字而成句。集句而成篇。此人人皆知也。然集字而句句何由。而穩集句而成篇。篇何由而工。

蓋不外用虛字而與連氣之事。其能使虛字貫串。氣節四應者。有一非從熟讀得來者乎。故欲文字順通。得心應手。當從熟讀範文始。此學文之第一步也。世常有文學順通而字句不見精彩。說理明達。而著論未見刻入。蓋讀書少而乏援引故也。故欲文辭豐富。意到筆隨。當必從多讀書籍始。此學文之第二步也。世常有文詞豐富。說理明通。而不能辭彩煥發。淋漓盡致者。此蓋由於襟度狹隘。而胸中無物故也。太史公足迹遍天下。始能留宏著於後世。而杜子美李太白輩亦嘗遨遊於齊楚之間。藉以培養其志氣。蓋文章之工妙。時有非人力所能致者。或須得江山之助。自古文人。所以貴遠遊登臨。而欲文字之工妙。不可不廣歷山川。此學文之第三步也。此三者。乃吾開始學文之南針也。不揣愚陋。聊述管見。未審其是否有當焉。

杭州全國運動大會閉幕後感言

王子健

今歲三月。杭州開全國運動大會。於是各省各校。若男若女。凡平日研鍊體育者。聯袂偕來。莫不鷹麟虎視。獻技効能。數逾千人。時際旬日。既告歲事。乃程厥功。計共選得最優者若干人。爲加入遠東運動大會之預備。此會也。報紙既雷鼓而風吹。談者亦眉飛

而色舞。乃有隱憂私慮之人。戚戚然互相語曰。今茲之會。盛則盛矣。所選之士。勇則勇矣。然以加入遠東大會。則勝負之數。正未易言也。予聞而爽然。夫遠東大會。其命名不知何義。其創立不知何人。但既曰運動。則無政治經濟之可言。加入與否。大可自由。非有國際問題。必須虛與委蛇也。夫遠東云者。歐西之所稱也。我既自爲主體。則何遠東之有。東既不文。遠又可哂。名既乖。他可勿論。且運動之事。箇人研鍊可也。因立學校。合團體而共同研鍊。亦無不可也。而獨不可以爲會。運動而爲會。是有鬥勝示威之心焉。集數國之士於廣場。無端而以力相角逐。果何所取義乎。此部落射獵時代之惡習。文明開化。至於今日。猶不汰除之。而反提倡之乎。好勇鬥狠。費時失業。百戰百勝。尙或羞之。況勝算未可操乎。其主張斯會者。則有辭矣。曰。表現尙武精神也。增高國際地位也。聯絡與國情感也。不知精神宜歛不宜洩。增高地位。在政不在力。聯絡情感。在平日不在一會。凡諸所言。此飾詞耳。況戰而不勝。且遭鄙視。何精神之可表。地位之可增。情感之可聯乎。嗟吾同胞。可以休矣。或曰。子爲此言。是誠泥乎古而昧乎今者矣。子不知當今之時。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並重乎。運動體育也。運動大會。是切磋觀摩之道也。學

校當局。是以竭力誘導焉。子之非之者。何也。則將應之曰。注重體育。要事也。所以注重體育之意。爲身體之健康。舉動之敏捷也。課餘之暇。操場之上。勤而習之。誰曰不宜。惟學子之運動。與賣藝跑解者異。與以力事上者亦異。優而柔之。使自得之。此學子運動之方也。必使較得失於尺寸之間。競優劣於多寡之數。此何爲乎。必欲其勇冠三軍。辟易千人。此又何爲乎。是故德育可以言觀摩。智育可以言切磋。若體育則皆無需焉。運動而需切磋觀摩。是賣藝跑解者事也。是以力事上者。事也。一城之內。兩校之間。偶相約而較藝。猶爲無益之事。爲有識者所不許。何況遠適異國乎。且今者。不言乎古則已。言乎古。則吾國固有國技焉。鞠可蹴也。距可超也。槊可奪。而壺可投也。少林之外。武當之柔術。形意八卦種種。均可因材而篤也。胡爲必田徑賽而始可爲體育乎。且子不讀左氏乎。春秋之時。有能挾兵車以走。一英勇少年。拔戟追之。轉瞬而已不及矣。有以乘車輦其母。五六百里之遙。一日而至者矣。此之走。較今之千碼萬碼何如乎。有能投蓋於魯稷門之上者矣。有能搏人以投中車折軾者矣。此之擲。較今之鐵槍鐵餅何如乎。晉有魏犢。距躍三陌。曲踊三陌。解之者曰。距躍跳遠也。曲踊跳高也。陌與百通。卽三

百也。三百之數。未詳何指。假定最小之數。僅以寸計。是亦三十尺也。較今之跳高跳遠。何如乎。或疑跳高三丈。爲不可能者。不知穎考叔。曾執蠡弧。一躍而登許城。蠡弧大旗。執以跳高。至爲不便。許城雖厚。必有數仞。而執旗一躍。竟無難色。此不足爲超三丈之證乎。齊有慶舍。蒞廟行祭。被人狙擊。已解一臂。乃一躍而登。手援廟桷。而動於臺。廟堂之桷。亦必數仞。巨創之後。猶能躍而援之。此又非能超三丈之一證乎。且其時列國之中。有類似如此之技者。比比皆是。不可枚舉。然固未聞採運動之名。舉角賽之會也。惟學射學御。人人能注重於體育耳。吾今敢掬誠以告我青年之同胞。曰體育。要事也。體育而必爲今之運動。因運動而爲會。蒞會而必欲操勝算。皆選事也。況勝算之未可操乎。輕家雞。而重野鷺。蔑國粹。而趨歐化。可以休矣。

湯琵琶傳贊

吳鼎第

嘗讀王猷定湯琵琶傳。曉其用意。非欲揚應會琵琶之技也。蓋所以顯其性情之深。與夫孝母之道耳。否則古今以琵琶名者多矣。何不一一以傳之。而獨爲應會一人。嚆舌哉。夫人非有至性。其情必不深也。其情不深。其技雖神。而其情不能托於技也。能以其

情托乎技。其技乃臻精妙。然而不能以情托乎技。毋深情以托乎技者。將謂一一湮沒而不彰耶。要之是亦在乎雅俚之別耳。敢以畫喻。畫士者固畫也。畫工者亦畫也。而界之若鴻。講者何也。曰是亦在乎能寄其情於技否耳。當夫應會之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由此觀之。應會性之至。情之深。實非他人所得望其項背者矣。惟其性之至。情之深。榆關馬上思母之所以哭。妻死彈琵琶作幽愴悽鬱之音。聞者之所以感。類皆至性深情之發乎其中。而動乎其外。當其發也。不獨使人有所感。即天地鬼神亦有所感。洞庭秋思。波濤以定。是非所以泣天地而動鬼神也。嗟夫。以應會之家。世又復操此娛人耳目之業。羣皆以爲玩物喪志。不足屑之業也。夫若是而能事母至孝。矜重其技。保全其人格。衡諸卿大夫又何足多讓哉。且夫觀其披髮佯狂於當世。猶有所不齒。吾於是知其心襟更有所感。而胸懷別有所托。世人以琵琶之名。名之以琵琶之技加之者。誠有沒於應會矣。

春日遊記

吳坤江

時屆春節。校中給假二星期。乃作遊春之舉。聊以遣懷。是日天氣晴明。惠風和暢。晨起

粥後。搭車至龍華。沿途萬紫千紅。爭妍鬥豔。及抵寺門。由僧人款接入內。茗罷。遊大殿。殿上神像堂皇。男女老幼。焚香膜拜者。不可計數。徘徊其間。覺異凡境。復折入羅漢殿。佛像五百尊。有立者。坐者。踞者。作威者。微笑者。倚膝假寐者。執經唸誦者。狀貌各異。形色不一。惜未能遍觀。亦未能盡記也。旋入客室。老僧復款以茶點。室中陳列精雅。書畫滿壁。庭前植桃花數株。芳草滿地。落英繽紛。令人留戀不已。恍然身入桃源焉。少憩片刻。告別出寺。復行數十步。抵龍華塔。於是拾級而昇。造其頂。極目四顧。縱橫交錯。狀如弈局者。田疇也。蔚然而深秀者。泖河也。碧浪蜿蜒者。黃浦也。江水浩蕩。茫無際涯。航船出沒。歷歷可指。一幅畫圖。天然入妙。久之。遂盤梯下。循故道歸。時正中午。路上掃墓人。往來如織。或荷祭品。或持紙錠。令人隱然起木本水源之思。嗚呼。良辰佳日。皆動悲懷。予亦不覺黯然銷魂矣。歸而有感。援筆誌之。時庚午年三月一日也。

我之志願譚

吳坤江

人既不能無志。而志又各不相同。聖賢豪傑其志大。農工商賈其志小。大者何。以天下生民爲計也。小者何。以身家子孫爲計也。所謂以身家子孫爲計者。蓋滔滔皆是。而以

天下生民爲計者。則寥寥無幾。其最著者。如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唐之韓愈。宋之范仲淹。是皆懷大志之聖賢豪傑也。余生不敏。齟齬時日。事嬉戲。與三五鄰童。或仿組家庭。爲父爲子。或假爲官員。審判民事。模仿舉省。儼若其人。總之。凡吾人所能憶及者。無不爲之。以此爲歡。不問他事。更不知何謂志也。稍長入學。乃漸知自立。第仍以爲重焉。至今方知立志之要。覺古今建大功立大名者。莫不有大志焉。彼碌碌無能。沒世無聞。與草木同腐者。必無大志。然則余之志若何。曰。事親以孝。奉長以敬。兄弟之間。如手如足。夫婦之際。如賓如友。此乃吾居家之志也。誠信款友。忠恕待人。栽培後進。啓迪小民。窮困之士。則賙恤之。孤獨之人。則扶助之。創辦學校。普及教育。建築工廠。使民謀生。振興實業。以挽利權。此乃吾處世之志也。有利於國計民生者。興之。有害於風化人倫者。除之。不以一己之利爲利。必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必使天下釋其害。此乃吾治國之志也。若夫處山林。居幽谷。酌酒詠詩。怡然自樂。朝看水東流。暮觀日西墜。則非我之志也。蓋吾志惟願行吾心之所安耳。方今國勢衰弱。民權淪喪。內則盜匪蠶起。人民有塗炭之苦。外則強國侵陵。土地有喪失之虞。養之教之。以安黎庶。

徵之訓之。以勵軍人。內治修明。四方合一。然後征討鄰敵。復我疆土。恢我權利。剪我世仇。爭我國榮。奠我邦基。斯亦吾之志也。能達與否。非所知也。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孟子曰。有爲者亦若是。惟有自勉而已矣。

課餘隨錄

吳坤江

莫嫌春爾薄。猶有萬重絲。可爲有情人寫照。

身家盛衰。必有因果。可分而言之。一窮困。二悔悟。三習勤。四節儉。五富足。六驕滿。七禍變。如此遞嬗。循環不息。

相好者。雖醜不厭。相惡者。雖妍不喜。

春色惱人。青年尤甚。上課時。往往覺疲乏不堪。而愈欲振作精神。支持倦態。睡魔愈不能退。

勇能制勝。驕足致敗。自古以來。莫不如此。

自由兩字。最易使人誤解。青年男女。誤入歧途者。不知多少。不自然之笑。爲哭之變形。

紅顏薄命如曇花一現。僅博得大眾同聲悲歎。

天涯游子。往往心寄於月。

金錢能生人。亦能殺人。

拍馬吹牛。是進身唯一之學問。

爲勢力金錢而發生愛情者。恍似水上之浮萍。空中之柳絮。

怕難悲觀等事。不生於有毅力志氣者之心中。

送畢業諸生序

胡詩浩擬作

語有云。學然後知不足。今者諸生畢業而去。其將有自足之意乎。夫畢業者。非謂業已畢矣。謂此間規定之課程。在今已畢耳。是對於過去於是畢。對於前途正於是始也。諸生勉乎哉。譬諸爲山。方臻一級。譬如掘井。豈遂九泉。學問之道無窮。即希望之心靡盡。以諸生之追隨數載。感情深厚。於此一別。能無黯然銷魂。然而期許彌殷。終不忍以三疊陽關。遂作泛泛之語也。形骸兩地。精神猶是一堂。遙聽好音。俾符遠企。諸生勉乎哉。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紀念刊 序記





書傳

上胡樸安先生乞玉照書

樸安師座鈞鑒。受業幸列門牆。得親教誨。別來增念。無任瞻依。伏維政躬康吉。道履綏和。爲无量頌。茲敬懇者。本院預二。今夏畢業。同級諸君。有籌備畢業紀念刊之舉。受業被公推爲主席。自愧材識庸下。初不敢擔任。幸承師長指導。責任所在。無可諉卸。祇能勉力進行。紀念刊之內容。分照像文藝通信等部。經濟暫以百五十元爲度。或能增加亦未可定。同級計一十七人。今稿件及照片已徵集甚多。約下月底即可付印。伏念師座道德崇宏。人倫師表。既董院事。又長講筵。敬懇政務餘閒。俯賜弁言。藉光卷帙。又祈惠賜玉照。俾得影印。卷端冠冕羣彥。受業謹代。敝級全體同學。一陳愚陋。倘荷俞允。曷勝欽遲。庶幾高山景行。登龍者深仰止之思。末學小子。附驥者有彌彰之樂。專肅奉懇。敬請崇安。

受業 吳坤江叩上 四月廿七日

復胡樸安先生並徵文書

樸安師座尊前。敬稟者。頃奉賜復。并附玉照。祇受之餘。仰見道貌莊嚴。精神矍鑠。影印卷端。洵足冠冕羣英。令人肅然起敬。惟是畢業紀念刊籌備將竣。其間有西神步瀛卓民明輝飯牛諸師。鴻文鉅製。餘皆同學所作。雖勉力從事。殊未能愜意。伏念師座道德文章。萬流鏡仰。能否撥叢脞餘閒。增門牆光寵。俯賜題序或字。俾可弁冕羣言。庶幾一經品題。頓增聲價。揆諸表彰國學之盛意。當亦莞爾默許也。同學諸子。喁望尤深。用敢冒瀆尊嚴。干祈以屢。實以仰慕誠切。尚乞鑒原。爲叩。專肅。祇請。

崇安

學生 吳坤江謹上 五月三日

秦仰齋小傳

朱曜初

秦君仰齋。江蘇常州舊陽湖人也。和而不介。好學深思。同學多樂與交。且擅光學。罕有倫比。每逢假日。君獨坐南窗。孜孜不倦。平日早起晚睡。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常曰。不聞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不入典籍之林。不知光陰之可寶也。君之所居。江以南一大都會。文獻之淵藪。凡一切文藝。無不獨立一幟。以自鳴於天下。天下亦翕然信之。而

陽湖派之名。因以不朽。今君之毅力宏願。其亦卷菴大雲之儔歟。民國十九年之夏。畢業於正風文學院之預科。萬里之行。始於足下。予特傳其梗概以勉之。

余定明小傳

汪士杰

君余姓名定明。鑑堂其字也。居閩北浦城。與予幼同里閭。天資穎敏。篤好古學。遍誦羣經。博覽史籍。有餘暇。又嗜說部。性好整潔。風度翩翩。然雖年少。而能以直道待人。同研三載。學友稍有過失。必見其諄諄規勉。改善始已。予之得免於隕越者。未始非君攻錯之力焉。去秋。予肄業正風預科。正風以研究國學著稱。君欣然嚮往。因山河迢遞。不及預試。今春方回來。以根柢深厚。夏季將同時畢業。決意再期深造。予竊愧驕駘。恐未足以追隨騏驥。爰敘數語。聊申景慕。

楊頌椒小傳

才良贈

楊君頌椒。蘇之崑山人也。性恬寡言笑。孜孜好學。且夕不輟。樂與人交。恂恂儒雅。學優行卓。君可無愧。余雖識君未久。然已深欽其爲人。神志契合。大有相見恨晚之概。今君畢業在卽。驅歌將賦。爰綴數言。以當贈別。

吳廷翰小傳

夏企禹

今有士焉。精於學。邃於文。達於事。敦樸儉約。賦性天真。和藹可親。斯人何人。吳廷翰也。籍福建浦城。年十八。椿萱早萎。是一傷心人。顧中心雖感。而不形諸色。其猶有墨子聞行之遺風歟。去歲秋間。來學本校。與予相識。復同齋舍。晨夕攻錯。交情甚契。而於君之治學礪行。大致欽佩。茲屆畢業之期。不辭譴陋。謹爲之傳。以告國人。俾知世不乏君子。且藉祝君前途孟晉焉。

楊學淵小傳

余國英

楊君學淵。皖之合肥人也。性溫良。志趣凌雲。聰明絕世。毫無世俗青年陋習。勤苦攻讀。囊螢映雪。不啻也。君又善於書畫。精於詩文。學識淵雅。儕輩驚服。就學正風。今將卒業。擬卽服務社會。爲人民謀福利。前程遠大。有厚望焉。

吳坤江小傳

程雪門

吳君坤江。字桂林。原籍紹興。而寄居蘇之盛澤。昔與余同學於南洋中學校。性淳樸。貌和藹。而治學尤勤。其於友也。不濫交。亦不苟絕。故人多樂與之游。後因戰事返里。自此

天各一方。尺素鮮通。時深落月停雲之感。今歲春余負笈正風。詎知吳君亦已升學來此。舊雨重逢。如溫故籍。喜可知已。兩年不見。吳君之學與德與時大進。而余則碌碌無所表見。馬齒徒增。不能相與驟斬矣。然同堂未久。而吳君又屆畢業。離索之思。知將不免。以吳君俊逸之才。行見翱翔萬仞。馳騁千里。茲不過其發軔之始耳。景仰之殷。樂爲之傳誌。鴻爪亦所以附驥尾也。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紀念刊 書傳





離別

楊頌椒

紅日銜嶺。彩霞絳天。遙望長空。鮮豔無比。烏鴉二三。戛然長鳴。遊倦歸巢。影落地上。班班成點。此處離城約三里許。茅屋數楹。蓋以稻草。斜映夕照。金光奪目。村童三五。遊戲曠場。歌聲滿耳。雜以跳舞。天真爛漫。玲瓏活潑。不知憂患爲何物。乃於羣童歡躍之中。有一年齡稍長之兒。危坐門前。觀若輩遊戲。其貌甚戚。淚珠盈眶。是兒王姓。名桂兒。家貧早孤。恃母撫養。一幼妹。生時父死已三月。其母屢欲以身殉夫。以不忍舍親愛之子女。故食貧耐苦。誓守柩舟。勤勞不輟。一家三口。賴以過活。桂兒漸長。深知謀生不易。時助其母拾柴山中。售之於市。稍補家用。七歲時。得母舅之助。入村中小學。生性穎異。過目不忘。且以家貧。知其學之困難。懃懃懇懇。伏案埋頭。咸手不停披。口不絕吟。學業操行。爲流輩冠。深得同學之欽仰。先生之嘉獎。光陰如箭。一剎那間。桂兒已卒業村中小

學迫於家境。不克繼續求學。徒村長嘆而已。今年已十三。得乃舅之介紹。將習藝申江。入某肆爲學徒。距離別僅一夜矣。平日與母妹相處。樂敘天倫。一旦骨肉相離。何怪其貌戚之若是也。時村兒皆散。天亦漸暗。一年約八九之女孩。自室內出。呼曰。天已晚矣。母親方待兄進膳。桂兒則盪淚以衣袖拭去其痕。携妹手偕飯畢。其母乃以溫婉之聲語之曰。兒乎。今晚汝當早睡。明日母舅將偕汝赴申。以汝之年。設我家稍有餘蓄。自當資汝上進。何不幸生於寒素。行年三歲。慈父見背。家無恆產。四壁徒存。非我忍心。令汝遠客。實迫於家境。不得不爾。汝其勉之。言至此。已嗚咽不能成聲。是夜桂兒就寢。輾轉牀褥。思潮起伏。不能合眼。而最不忍者。與九齡弱妹相別也。因回憶中秋之晚。偕妹觀月庭中。妹唱葡萄仙子明月之夜。且歌且舞。靈活莫能名狀。已則依聲和之。樂乃無藝。曾幾何時。今遠客他鄉。不復相偕嬉戲。又慈愛之母。相依至今。亦不能常親色笑。時一輪皓月。自東徂西。正透茅檐之際。偷窺桂兒之狀。桂兒益覺淒涼。熱淚橫流。簌簌延頰下。瑩然若斷串之珠。迨晨雞一鳴。在勢不能再延。乃毅然披衣起。稍事料理。日上三竿。舅父至矣。偕之携行裝離家。老母幼妹。送至車站。桂兒是時。已泣不能仰。牛衣爲溼。

母子兄妹俱淚眼相向。欲言而不能出諸口。鐘鳴九下。汽笛長鳴。車輪軋軋。無情之火車。乃載此傷心之桂兒。遠離可愛之故鄉而去。

途 中

韓 寶 榮

在P S橋的電車站上。立着一個西裝少年。他是C E學校裏的學生。很活潑的。二只眼睛。祇是向四週望着。當他撕開袖口。目光注到手錶上的時候。面上就露出了焦急的樣子。「不是已經五點四十分了麼？電車還沒有來。校裏的夜飯是要趕不上！」他這樣喃喃的說完之後。忽然覺得有一種香氣刺到他的鼻子裏來。他焦急的心爲這香氣而消失了。他抬起頭來。眼珠轉到他右面的時候。不得不使他驚奇。這少女我不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麼？她爲什麼祇看着我呢！他心裏這樣的想着。代表怕羞的面紅在他富有少年性的面上現出了。他的目光也同時避開了他。

三分鐘之後。他已經坐在電車上了。她呢？因爲沒有位子。立在他的旁邊。當他一抬頭。她倆的目光又接觸了。在平時候他早已立起來讓位了。但是今天的確使他爲難。「我讓了位子不是有目的的嫌疑麼？或者竟由此而認識了。作爲朋友了。最後……」

「他實在不敢再想下去，因為他記憶到曾經和他的情人說過：『我除你之外，決計不要第二個女朋友。』」

他旁邊坐着的一個人立起來了，補缺的當然是她，這愈能使他偏促不安，他坐的椅上像有刺一般，他的心祇是跳着，但是他也不願立起來，迷人的香氣還是一陣陣的跑進他的鼻子裏去，他的知覺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他是沈醉了。

他偶然轉過頭來，看到她衣上的徽章底時候，他想着了，——星期六的下午，他到B Z女子中學裏去看運動會，她是這校裏的一個學生，這天她做了會裏的招待：「先生請這邊走，」當他進了大門之後，她這樣的對他說：「何等悅耳的聲音啊！」他看住了她的徽章，祇呆呆地回憶着，她把手向徽章上一遮，向他微微的一笑，他才回醒過來，雪白的雙頰上又染上了可愛的紅色了。

「先生到什麼地方？」賣票員向他這樣地問着，「B Z路，」他一邊回答，一邊把銅元提給賣票員，「到P F路幾分？」她問了這一句，賣票員因在數銅元，沒有回答她，「十五分，」他不知不覺的說出了這三個字，他的心跳躍得何等的厲害，他

的面上熱得像火燒一般；但是她祇微笑着，露出了雪白的很整齊底牙齒，和淺淺的二個酒渦，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祇向他看着，表示出感謝的意思，呵何等可愛的富於處女美底她啊！這時已經有很甜蜜的感情，在她倆之間交流着，他也不得不報以微笑了，她們談話的機能也愈加的成熟了。

電車向前飛跑着，將到P E路的時候，爲避一個人而霎時的停止了，車裏的乘客像潮一般的向後一倒，立着的人差不多要完全跌倒了，他也撞在她的身上，她倆的皮膚接觸了，呵！怎樣可愛少女的皮膚呀！他忘去了一切，他祇感到像電觸一般。

電車又繼續他的前程了，乘客也都回復了原狀，「女士很對不起，不知有撞痛麼？」這時他的思想被她的一切占住了，他覺得世界上祇有一個她了，他很願意和她認識，做朋友，以至於……；何等可怕青年人的思想呀！竟變得這樣的快。

「先生！並沒有撞痛，」她微笑着答他；她倆問過了姓名，竟這樣像流水般的談下去了。

黑暗占住了天空，在很寂靜的P E路上，路燈之下，她倆並着肩慢慢的走着，很

自然的談笑聲，在她倆口裏不斷的傳出來，他再想不到校裏的晚餐了。

十一，六，一九二九。完稿于滬上

回憶

韓寶榮

校裏熄燈的鈴正在搖着，整個的房間，霎時沉入黑暗裏去了，祇透進微微的路燈光，能陰陰約約看到各種器具的輪廓。

U T和T C是這房間裏的二個主人，他倆談了一息後，T C就跑進了他唯一的樂園——睡鄉——做他何等甜蜜的夢境。

U T他可不是這樣，他是一個思想過度的少年，善於憂慮的少年，他睡在牀上，二只眼睛祇是開着，睡神聽不敢來駕臨在他身上；過去的事情，又一幕幕地在他的腦中開演出來：

這是一天將晚的時候，何等厲害夏天的太陽，已經一半被山遮住了，小小的一個S城，將要被黑神吞沒。

在城裏P橋的旁邊，有一個石庫牆門，他和他的表妹C女士，一同立在門口，她

倆的面頰上帶着很容易看出的淚痕，可以斷定她倆在五分鐘之內是一定哭過的。這時很少行人的P橋，完全被寂靜所包圍着，祇能聽到河裏微微的水流聲，和很遠很遠的噪雜聲，她倆也祇呆呆的立着，兩只手互相緊緊的握着，來點綴這慘寂的環境。

「你明天一定要和我同到C城去。」她的手攀在他的肩上說着，她的眼睛看着他的面部，等他滿意的答覆。

「妹妹：我已經說過，我爲你願犧牲一切，我總要想出一種方法來，屈服我頑固的家庭，和解放我不自由的身體，明天我一定和你一同去。」妹妹：在早晨八點鐘，我在車站等你好麼？」他兩只手攬在她的腰裏，很堅硬的說，可愛的微笑，又在她嘴邊了，她感到她倆可怕的分別，總不至即刻實現，祇少還有在C城三天的聚會呢！

這時她倆完全擁抱着了，赤紅的兩對嘴唇，一點點的接近了，呵！竟密貼着了，何等甜蜜的接吻啊！他的血飛奔着，她倆的熱度在接觸的地方交流着。

皮鞋的走路聲從橋的那邊傳過來，衝破了像死一般的寂靜，她倆的接吻因此

停止了，再會兩個字，在他口裏出來了。

太陽被山吞沒了；比沒有好一點底。縣的路燈，發出一點微弱的紅光，照着他跑回了家裏。

「vt：你天天這樣遲的回來，到底在什麼地方？」當他跑到堂前，他的專講男女授受不親的祖父，這樣的問着他。

「我在朋友家裏，」他戰戰兢兢回答了這一句。

「明天不許跑出去，把我這許多賬簿一天之內算好；」唉！他像聽到一個霹靂，他的神經麻木了，他雖然相反抗，但總沒有這樣的勇氣，他因此夜飯也不吃，失了一夜的眠，他雖然如何的想方法，但他自己知道總不能挽回固執的祖父底命令。

雞聲遠遠的啼着；他決定起來，行他最後最不得已的辦法。

車站裏的鐘噹噹的敲了八下，她倆已經坐在待車室裏，唧唧我我的談着，他再想不到他祖父嚴肅的命令。

「呵！愛之魔力，何等的偉大！愛之河，何等的長！愛之海，何等的深啊！」他默

念着這幾句話也跟着慢慢跑進了睡鄉。

十一，十二，一九二九。

完稿于上海

附注

以上二稿皆去年之作，亦係處女之作，諸多不妥，尚祈讀者指教。途中一片材料得自嚴君鐵生處，始得產生，不勝心感。五五，一九三〇，寶樂。

宿舍裏談話的片段

熊家熊

三點五十分以後，他已完了一天的功課，天氣日漸暖和，校園裏的花正在開的熱鬧，容易惹人春意的香氣，陣陣的吹進他的寢室，看他似乎坐着也不對，站着也不對，忽然提起腳來，三腳兩步的跑到他的知己朋友那裏，喊了兩聲密司脫孫，便出神的和他說：「現在她們女子的心理大概是高等小學畢業的非在中學以上的不嫁，中學畢業的就須專門以上的畢業生，如果在專門以上讀過書，那末，要留學生才嫁了。雖然戀愛以性情相投為主，我想寧可程度低點，面貌，身態總是要緊的，學問不夠可以設法教導她，促她進步，如果面貌身態不好真是沒有法子。」據我看起來，密司方的身子太長，臉也太瘦，密司徐又過矮，密司陸的面孔橫闊，面色也欠白些，你們說是不

是。但是老孫身子委實窈窕瓜子式的臉也很美麗。老吳的笑態真是有趣，聲音也很清脆動聽。老王更其不錯，又活潑，又肥嫩，儵然……和我……我倒很……不過我還不是留——唉！這有什麼法子呢？可惜。

麵包山犬鬩記

王學仁

憂時子夜讀書，倦而假寐，神魂飄飄然，恍若破浪而行，忽覺顛播騰越，舟破身溺，已而開目，則已置身海島矣。遠視有山，巍然一白如聚米，正悵惘間，有女姍姍來，殊色也。憂時子就而問訊，並訴所遭，女驚喜曰：子非來自中原文化之邦乎？然則吾國得君幸矣。是島以山名，慕中原飯類之雅，曰麵包山。彼高聳入雲者是也。元和記帝流盤瓠於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海中之土，即此地也。憂時子驚且笑曰：然則貴國豈皆犬胤歟？女鬩輔微紅，笑而不語，既而自言名一抹，籍黃國，往昔國中執政者，皆衣冠禽獸，內政不修，權利外喪，幸最近娘子軍起，建奇功，驅滅豺狼，吾輩女子，乃得參政，然潛毒外邪，未能盡除，培養元氣，未能順手，今也天賜君子，以臨吾國，已榮任上卿之職，當引見於女王。憂時子固辭不獲，乃隨之入城，舍於賓館，城築於山之南麓，市中房屋頗精巧，一切

皆小有規模。凡實業建設事項。皆女子所經營。男子類皆獸形。而無能爲力。國內之散兵遊勇。市井無賴。貪吏劣紳。皆此輩也。曳尾茸耳。寬袍高冠。恬不知恥。見客皆擲目欲吠。客乃伏居以待王命。一日一抹來。宣王諭。賜以聘幣珍物無數。召之進謁。入宮。殿宇重重。氣象莊嚴。女王年約四十許。左右侍立者。皆蟠龍髻鳳之士。蓋自革新以後。庭上無妖犬立足地矣。客謁見如儀。王曰。吾吊民伐罪。幸稍有所成。朝無佞臣。惟寡人德淺。未足以言治。雖國勢稍振。然言武備。猶不足雪外侮。以言內政。猶不足裕民生。強鄰若狡國。短小精悍。若狄國。赤毛病瘋。若樊國。高壯警獯。皆咄咄逼人。防不勝防。環視國內。所謂男兒者。或蠢而不靈。或縮首斂尾。或野性難馴。寡人所以朝夕疚心。引以爲憂。幸遇先生。願聆教焉。客遜謝曰。臣陋何敢言事。惟蒙大王殊恩。願效忠悃。臣聞治國無他道。要在扶其弊而改之。爲政欲致遠。要在得民心而行之。今國內走狗。未盡匿跡。故所改革有名無實。百姓智識閉塞。故所號令。民有疑心。今請頒令。畜類永不錄用。以示信於衆。廣設學校。以提高民智。而後可以爲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可所向無敵也。王曰。善。遂畀以重權。授宰相職。凡三年。興革咸宜。國家大治。乃盡驅其民。授以軍事教育。並

限制其職業於勞働界。而以優秀婦女。負改革社會責任。斯時物望清重。羣情翕然。而與一抹情好日進。佳話頻傳。無何國勢既隆。列强大忌。於是狡狄契三國同盟。下動員令。聯師來侵。其意蓋欲瓜分島國。而甘心焉。烽燧既作。戰雲瀰漫。舉國咸狼狽失措。客進謁王曰。此臣報國之日矣。王乃賜以兵符。旌旗戰馬。金甲。日勉之。拜命而出。升帳點兵。分三路以禦敵。發卒五十萬。自率中軍以當葵。與敵大鬪於麵包山。先於要害設伏以待。而以頽老癯病之狗卒。誘之。自引輕騎。偕一抹登高。引酒觀戰。戰鼓一振。敵犬沖出。甫交綏。敵即深入陷阱。煙塵蔽天。犬聲四合。忽伏發而敵亂。銳犬頓滅。混闐移時。見敵猶已無所施其技。皮毛脫落。狂嗥曳尾而奔。躑躅死傷者相屬。斷尾如丘。沾血遍野。於是乘勢進攻。連奪要塞。中軍既勝。左右翼氣爲大振。遂一鼓而覆沒狡狄全軍。捷報傳來。霎時子方挾戀人。引巨觥。雙立高峯。撫掌大笑。一時喜極。失足而墜。大呼一抹救我而醒。則一切無有。惟見燭短花肥。照眼生纈耳。

散課後的女學生

孫憲鈞

坤明女子中學裏的時辰鐘。接連打了四下。接着下課鈴也響了。文科教室裏的教授

陳先生行了散課禮之後，專誠走到王女士的座前看看她的作文本說：雪明，你下次作文不要再寫這些肅殺的句調了。我們青年人處處都進該表示進取和發揚的精神，所以作文最好是寫些香艷和愛美的詞句，才合身分。猶其是像嫵這樣美慧的少女，王雪明低了頭，不做聲。兩頰紅紅地在微笑。陳先生送了一箇臨去秋波後，便忽忽地走到教員休息室內。恰巧這時校役拿進一疊信來。陳先生雙目炯炯地窺視着他。忽然看見了一個緋紅色包裹式的信。正是自己的。便猛地撲過去，帶搶帶奪地拿了來。他並不急於把信拆開，却把牠塞在褲袋裏。回身就跑到校園裏找到一處人跡不到的地方，才笑嘻嘻地把牠拿出來開了。看完以後，他便自言自語地說：麗娟這孩子也很難對付呢。星期六晚上在卡爾登電影院裏程見我同雪明，便這樣大發牢騷。此刻非跑到羣英女中去和她解釋一下不可。否則明天去上課，便沒有興趣了。這時退了課的女生們，往盥洗室重勻脂粉後，站班似的探頭探腦，三五成羣。在普通應接室的甬道上談笑，統計賓客十之八九是翩翩年少的蜜司脫。而且是人才濟濟。管理員不知是爲管理上便利起見，還是要使利益均沾，不使有向隅之憾的緣故，將一塊寫

着會客時間。不得過十五分鐘。違者禁假一星期的牌子。高高的掛在應接室的門口。學生們爲節省時間。不得不鵝候在甬道上。這牌示的效力很大。雖然是在依依不忍分離的時候。祇要時間一到。誰也不敢多延挨一秒鐘。聰明的愛人們。都不肯違犯這禁例。以誤星期日整天的良晤。前客讓後客。一間小小的應接室。方才能夠從容地勉強敷衍着絡繹不絕的賓客。還有中學部的體育教員趙先生。和音樂教員張女士。因爲籌備遊藝會。在討論歌舞節目。不知爲甚相對飲泣起來。幾乎要嚎啕而哭。張女士眼睛腫得和胡桃一般。嗓子也沙沙地發不出響亮而清脆的聲音來。不知道的人。一定要不相信她是一位歌舞者。趙先生也累得垂頭喪氣。精力全消。自然也失其體育家的本色。有人說英雄難過美人關。美人難過的又是甚麼關呢。這又是一個問題了。大約坤明女子中學的全部現在都是包圍在這種空氣中。一言難盡。恕不多述。

教職員通信表

姓名	字	籍貫	職務	履歷	通信處
王蘊章	西神	江蘇無錫	校長	歷任南方大學滬江大學國學系主任暨南大學商科大學教授商務印書館編輯現任新聞報秘書	上海靜安寺路延年坊一六六二號
胡韞玉	樸安	安徽涇縣	教務長	歷任南方大學國民大學持志大學等教授現任江蘇省政府民政廳長	上海福康路福鑫里安吳女學校轉交
錢樹培	簡齋	江蘇南通	訓育主任兼法文教授	復旦大學文學士曾任省立第七中學訓育及英法文教授	南通平潮市
王蘊會	卓民	江蘇無錫	本級主任	清貢生震旦大學肄業江蘇高等學堂畢業曾任江蘇教育廳科長	本校
王蘊登	步瀛	江蘇無錫	國學教授	清貢生曾任交通部電政司長	本埠溫州路一一八號
姚明煒	孟醜	上海	經學史學散文選教授	曾任兩江優級師範武昌高等師範南京東南大學教授現兼持志大學教授	南翔耕讀處
朱香晚	宜興	宜興	小學教授	前南菁書院肄業現任大同大學教授前北京清華學堂中國文學科主任	上海南門內阜民路一七七號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紀念刊 教職員通信表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律業紀念刊 教職員通信表

六四

戚牧

飯牛

浙江餘姚

詩詞教授

前清優行廩生現兼約翰大學教授惠靈中學主講

上海新開路西斯文里一百二十三號

嚴畹滋

浙江桐鄉

英文

歷充東大分設商科大學中央大學農學院水產學校民立高中等校英文教員世界書局英文部主任上海商整會英文文案

上海天后宮橋商整會

趙式毅

楊安

江蘇寶山

德文

同濟大學醫科畢業

本埠寧波路浙江路中西藥房

賈季英

扶九

上海

教育論理教授

日本東洋大學卒業前江蘇第二師範校長

上海西門夢花樓

鮑鼎

扶九

鎮江

金石學

江蘇通志編輯

本埠民厚里

梁錯成

大文

崇明

書記兼文牘

江蘇省立第二農校畢業會任本校初中部教員

崇明中央區北雙港

郁從周

青浦

青浦

事務

本校高中部畢業現任中學部教員

松江天馬山

高虎峯

無錫

無錫

會計

現任上海電報局文案

本校

沙崇智

愚溪

南通

教務

大同大學理學士曾任江蘇中學及本校教員兼現民國女子工藝學校大夏大學教

南通唐開陳家橋

同學錄

姓名	字	年歲	籍貫	通信處
王雲章	東開	廿四	灌蘇	响水口雙港鄉啟泰福號轉
王學仁	夷吾	廿四	南京	南京中山路大行宮七號
朱嗣禎	瑞五	二十	灌蘇	灌雲縣大伊山謙太祥轉小李集孟紹記轉
汪士杰	德予	二十	福建浦城	浙江衢州轉浦城九牧
余定明	鑑堂	二十	全上	浙江衢州轉浦城碼頭
余國英	國魂	十九	安徽無爲	蕪湖大官山二號
吳廷翰	墨齋	十八	福建浦城	浙江衢州轉浦城富領
吳坤江	桂林	廿二	浙江紹興	盛澤鎮東港
吳鼎第		十八	江蘇鎮江	鎮江大劉李巷壹號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紀念刊

同學錄

正風文學院庚午級畢業紀念刊 同學錄

胡詩浩

魁吾

十九

湖南常德

敬惜堂前街廿號

秦仰齋

廿二

江蘇武進

無錫雪堰橋

袁冠恒

二十

廣東海康

廣東海康南興市廣昌號轉

章亮楨

翰儀

廿三

浙江寧波

寧海縣海游鎮

楊頌椒

廿一

江蘇崑山

崑山夏駕橋鎮

楊學淵

九如

廿二

安徽合肥

蕪湖二街陡門巷

韓寶燦

維德

十八

浙江蕭山

蕭山陶唐街十八號

龔家熊

十九

江蘇崑山

崑山南街九十六號

S2 ✓
10/07